清儒學案

世章

口 12
3276
88

B.N.
8270
80

門 口12
號 3276
卷 88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四

天津徐世昌

陶樓學案

陶樓爲學根本盛大無門戶之見入建讜言出宣善政皆折衷經術體用兼賅平生以實學倡導後生殫竭心力惜所遇限之不得盡行其志設躬逢清晏名位極隆固大興儀徵之亞也述陶樓學案

黃先生彭年

黃彭年字子壽貴筑人原籍醴陵父輔辰績學尚氣節由吏部主事洊遷陝西督糧道國史入循吏傳先生少承家學有經世之志道光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見知於會文正公咸豐中草平賊議陳御史慶鏞取以上聞同治初佐川督駱文忠

公慕贊畫戎機力辭保薦劉巡撫蓉聘主關中書院當兵燹後士鮮知學廣置書籍手定課程學風漸盛回京供職上疏請修省自強曰懋聖學戒臣工節財用廣言路而歸本於固民心求人才溫詔褒答李文忠公聘修畿輔通志十年而成於水道源流郡縣沿革考證詳確補舊志所未備兼主講蓮池書院其教士一如在關中而擴充之中外大臣論薦特起授湖北安襄鄖荆道就遷按察使調陝西攝布政使授江蘇布政使護江蘇巡撫調湖北布政使至任數月而卒所莅治盜清獄課吏教士並有異績在江蘇因災減漕折後復有議增者以定例收運費本有贏餘何不將有餘補不足持不可懲貪除弊吏風一變遇災蠲賑款至百數十萬緡事蔵餘款三十萬請修濬吳淞江白茆河蘊藻浜事未舉而去吳民尤感之先生於學規模閎博自言早歲無他嗜好惟好聚書故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貫教人一守乾嘉諸老途轍而尤期於致用主講蓮池時以劄記課士人專一藝選刻三十二卷於陝西創博學齋於蘇州創學古堂皆廣儲經籍課程與蓮池同法先後成就人才甚盛世以比浙之詁經精舍粵之學海堂足稱繼美云著有陶樓詩文集東三省邊防考略金沙江考略歷代關隘津梁考存銅運考略參史傳陶樓文鈔

釋性

性善之說不自孟子始也論者動曰孔孟之言性不同所以紛然而歧出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之理爲太極其分爲五行爲四時在人爲仁義禮智在天爲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則四德之皆善可知也本朱子說

書曰維皇降衷若有恆性衷者中也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卽此中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皆是也是易書詩禮春秋論語言性善也本程子眞西山先生顧亭林先生說書之言恆詩之言彝猶言常也人性果不善則烏可以常易又曰成性存存又曰順性命之理存也順也猶書之言若中庸之言率若者順也率者循也是孟子故者以利爲本之說也人性果不善則宜如荀子所謂矯而正焉烏有存之順之循之者哉且孔子謂性相近者爲其善也猶孟子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之說也若有善有不善烏得云相近乎衞先生嵩顧亭林先生說然則孔子曷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曰此之謂智愚非所謂善惡惡者之於善爲之斯善矣而愚者之於智不能也王荊公說性有仁義禮智猶身有五官百骸其愚智上下猶强弱長短肥瘠也然則人之生而不善若越椒生而知其必滅若敖食我生而知其必滅羊舌何也曰五官百骸人所同亦有生而不具或生而易位此其變也君子道其常孔孟之言性一也顧亭林先生說荀子之言性惡也猶告子杞柳之喻也夫人而知其非也孰知其所以非彼謂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孰知夫聰明之生於耳目彼謂器生乎工人之僞僞猶爲也孰知夫埴之可以爲埏彼謂拘木必待烝矯而後直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孰知夫木之可直金之可利且謂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也將以朴與資之過乎抑離之者之過乎是不待舉孟子戕賊人之喻而其說已窮也杜牧之曰愛怒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子之徒歟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謂之性性之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又曰性者天之就也然則性惡之說殆有激而言荀子亦不專言性惡也

董子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生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又曰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繰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又曰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覺而後見董子知夫無禾不可爲米無繭不可爲絲無卵不可爲雛無目不可爲見則知性善之說矣而又曰聖人言中無性善名夫繼善成性非聖人之言歟聖人言善人不得見自其成德言之猶言成人成人不易得不可謂未成者之非人也成孝者爲孝子孝子不易得不可謂人生而不孝也執斯言以疑性善不亦泥乎揚雄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司馬文正公伸之曰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是董子兩有仁貪之性告子湍水之說也土之未墾者吾不得而知既曰田矣固以爲稻粱也不能治田而有藜莠乃曰田之生無怪以習之不善而誣性也矣

韓文公曰性之品有三所以爲性者五既曰仁義禮智信是爲性矣又曰下焉者惡焉而已矣五者而可謂惡乎曰反於一而悖於四矣則何以謂五者爲性乎三子之言之各異也而强同之學者何所折衷乎（皇甫湜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尤爲騎牆之論）

王荆公之言曰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謂性吾所以異於韓子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吾所以異於孟荀又曰揚子之言爲近似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荆公謂揚雄以習言性是也然荆公之論又竊善惡混之說而求勝孟荀韓者也離五常而言性太極果何物乎太極動而爲陰陽今性動而爲善乎爲惡乎動而爲善則性善矣若有

善有不善則何以謂五常之太極乎且有情而善惡形然後命曰仁義曰不仁不義然則仁義其皆在外乎

呂子歷舉易書詩孔子孟子周子程子之言謂皆不專言性善其稱孟子之言曰聲色臭味安佚性也孟子之言爲世有以數者爲性若告子食色荀子聲色飽煖之說故舉其說而斷曰君子不謂性也何反以是疑吾孟子乎周子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五性善也感動而分善惡乃其情也非謂五性有惡也惜也性善之說孟子明之程朱持之而程子又有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言後儒因是論說又紛然矣

釋氏以寂滅爲見性又以作用爲性不知性也李翺學於昌黎其言性乃曰動靜皆離寂然不動白雲郭氏斥爲異教蓋昌黎所謂雜佛老而言者

荀董韓李司馬呂之數子者皆古之大儒賢者也曷爲不言性善將以明先王之教而勵學也若以爲性已善則安用教與學豈知夫率性修道之不可以已非若今人之言性也今人之言性者空言也空言者無以異晉宋之清談也孟子言堯舜性之而繼以動容周旋中禮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眞西山大學衍義以天理人心之善爲致知之要知性者盡心之本也羣言淆亂衷諸聖言性者亦衷諸孔孟而已

釋情

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又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是性善則情無不善然而有惡焉者何也物交物而心隨之心交物而氣隨之氣有正有偏心有眞有僞而善惡分

矣是故舜喜象愛兄孟子喜樂正子好善喜之正也樂而淫非
喜之正也文武怒而安民顏子怒而不遷怒之正也忿而亡身
非怒之正也哭死而哀哀之正也哀而傷非哀之正也孔孟之
懼懼之正也不慊而餒非懼之正也仁者愛人愛之正也愛而
不知其惡愛而欲其生非愛之正也惡莠惡鄭聲惡鄉原惡之
正也惡而不知其美惡而欲其死非惡之正也臭味聲色安佚
欲之正也欲所不欲非欲之正也若夫令色諂笑則僞喜矣色
厲內荏則僞怒矣由此推之凡七情之出於僞者何所不至哉
聖人知其然也故備物以養之制禮以節之爻彖以窮之詩書
以牖之史以示之戒刑以示之防官師之所程式父兄之所詔
告凡以去其偏與僞而已記曰以陰陽爲端則情可覩也易曰
吉凶以情遷荀子曰兩情者人生固有其端焉情之發也或失

則縱或失則塞縱而莫爲之閑塞而莫爲之竇終歸於惑於是
有以殺爲喜臨喪而歌變而反其常矣其始也苟求其端則以
陽制陰化凶爲吉且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求其端者固不
在遠也孟子曰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
也哉夫情之惡而入於禽獸者有矣曷於平旦而省之而
發而中節即天下之達道也或曰情之偏者矯而正之若僞則
固已喪其良心曰是不然其僞也喪其良心也其所以僞也正
其良心之不沒而假焉者也著其誠去其僞而正大之情見矣
欲者七情之一情之中有欲不得以欲爲情譬之水性源也情
流也欲則流之支派也支派污下或泛溢橫決而奪水之正流
人見其汪洋也以爲流固如是豈其然哉荀子之言性惡也以
欲爲性僞者咸知其非未有知以欲爲情之誤者也書曰惟天

生民有欲又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皆舉情之一端言之世人以欲爲情於是淫亂狎褻之狀貪緣奔競之私皆以爲情之不容已已借以自解人亦因以相原或且尤而效焉禮義廉恥之防遂蕩然無存矣朱子曰欲動情勝言欲之縱恣而害情也故治欲如治水治水者導其流則源不滯而支流無橫溢矣治欲者導其情則性常存而欲無縱恣矣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人情也人能無以六者爲一用則善用其情矣

釋心

草木無心禽獸有心而無心惟人有心知覺之心人與禽獸同理義之心人與禽獸異故曰艮心能聽目能視口能言手足能動心無能也然是數者不得心則若聾若瞶若喑若痿痹故無能而無不能其生也蒙蒙其寐也默默心無有也然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禮樂刑政之文日用飲食之節六合之廣秋毫之細知無不徧思無不周故無有而無不有古之喻心者如天如日如水如鏡如燭如車故無動而無不動智者此心愚者亦此心賢者此心不肖者亦此心故曰固有曰皆有曰同然宮室車馬衣服飲食聲色貨利玩好之物富貴貧賤生死險夷之形或交於外或引於內於是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於是心有出入有存亡其始也違其繼也失其卒也喪其弊之小者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弊之大者則淫詞邪說作於其心甚至無所不爲總而究之則放而已矣雖然放其良心未嘗棄亡其良心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心者其發見則爲無欲害人爲無穿窬爲乍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爲平旦之好惡故

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曰有是四端根者本也枝幹雖彫而本未
卽死端者緒也治絲雖紛而緒固仍在患不能培之理之耳故
學者莫患乎失其本莫要於求其端求端莫先於致知故哀放
心而不知求旣知之則宜知恥故戒心不若人而不知惡由近
以及遠謂之推由小以及大謂之擴由虛以及實謂之充猶懼
其出入也於是乎言操猶懼其多欲也於是乎言養猶懼其或
忘也於是乎言盡其用力之始也曰困曰苦曰危其用力久而
有得也曰廣曰慊閑邪而存誠下學而上達如是而已矣聖人
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得而聞也而矩可知也十五而志於學
志此矩學此矩也矩者何道也卽所謂仁義禮智也仁之實事
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
節文斯二者是也卽所謂必有事焉也凡孔孟之言心皆實也
惟實故能由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也荀卿之言曰養心莫善於
誠斯言也有合於大學所謂誠意正心者而儒者猶或非之不
亦過乎老子之言心也曰虛曰恍惚猶有物有象也莊周譬之
死灰欲無是非掊仁義心齋坐忘皆周寓言非孔子顏子之言
也釋氏以心法起滅天地不能窮則謂之幻妄張子所謂疑冰
也易始八卦惟坎言心其中實也張子之言心大乎道程子之
言心主乎敬司馬文正公之言心繫乎中王文成公之言心求
乎己皆實也朱子之言曰心具衆理應萬事體無不備用無不
周大哉言乎若夫程子言傳授心法謝氏言非有所存語偶同
於釋氏義或高過大學蓋因俗沿譌未可遂爲詬病而唐仁卿
遂謂古有學道不聞學心斯大謬矣

釋意

統包萬慮謂之心心之所發謂之意易曰入於左腹獲心意也朱子以爲左腹者幽隱之處然則意其不覩不聞者乎危乎危乎之善而善之惡而惡微乎微乎善獨知之惡獨知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幾者動之微也人言懲忿窒欲如堆山填壑圖之於蔓何若愼之於微心本無忿而有忿也吾知之心本無欲而有欲也吾知之知而誠懲窒之是謂自慊知而不誠懲窒之是謂自欺故誠意莫切於愼獨愼獨莫切於閒居勿謂幽鬼神通焉勿謂隱指視叢焉物格知致者意循理而出是謂誠意未能格物致知者意不循理而出是謂私意孔子毋意絕於意未發之前也毋自欺禁於意已發之後也聖人之意不可見於是設象以盡意推之家國天下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學者之事也

釋志

人之生耳目口鼻百骸同所性仁義禮智同然而或爲聖人或爲賢人或爲庸人或爲小人其始混然其卒判然豈不以其志哉程正公未冠上書遂談王道朱文公十八對策欲措大事卒能上承絕學垂法萬世終軍請纓班超投筆范滂攬轡祖逖擊楫劉琨聞雞而起王猛捫蝨而談莫不奮志青雲聲流丹史蘇秦韓非志在游說商鞅王安石志在變法一身蒙其難天下被其災又如管甯華歆同學而異操陶潛周續之共隱而殊節人之有志也猶田之有種也其行也若種之熟也種稻粱者熟則人食其利種烏附者熟則人被其毒本張爾岐說故孟子言尙志必本仁義必辨殺一無罪之非仁非其有而取之之非義而後可言仁義而後可言志所謂知止而后有定若射之於的焉爾矣

求也者求此志也致也者立此志也立也者立此志也篤也者篤此志也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常則居仁由義變則殺身成仁故曰志爲氣之帥柏舟婦人能矢其志矧在丈夫匹夫不可奪志矧在君子志不可欺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不可苟同故子路冉有曾晳公西華各言其志子路顏淵孔子又各言其志如適王畿者或自秦晉或自楚豫此衆賢之所以異也或計日而至或計月而至此聖人賢人之所以異也歸於道而已矣人或言聖賢不可及王道不可成此孟子所謂自賊而賊其君賊者害也害志也故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禮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易之言志者屢矣言其體則曰剛曰正曰信曰固言其用則曰遂曰通曰定曰合曰行言得志大得志者一而言未平未得未變言不同行不相得

言未言窮言窮災尤詳孰謂志可苟哉

釋思

易之无思也猶人之始生也道之體也而非其用也思在五事猶土在五行無往而不入焉其作聖也心得其職而物不能蔽其曰蒙也心失其職而物來蔽之凡心之有條理者謂之思其無條理者謂之淫凶人爲不善計利遠害掩著未嘗不周且密其本不誠精氣不能以自固也於是有忿怒眩惑恐懼之心善思者怨而不怒疑而不惑憂而不懼思之動也若女之抽絲思之止也若農之有畔蓋言愼也其愼也誠也其誠也近也近思云者以類而推也君子之思有九各專其一也各專其一則不獨九也凡人勞則思閒而弗達則思求而弗得則思詩三百篇無非思也季札之論詩也惟王言思唐言思小雅言思皆衰亂

勤苦之尤者也禹周公伊尹伯夷之聖也其思也凡人不能思則仁義禮智之固有者而不知也故近思者學之要也不思而得思之至也三思之惑不學殆也

釋命

性命之命與禍福之命有以異乎曰劉子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天命善不命惡故福善而禍淫然孟子於耳目口鼻四肢則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於仁義禮智聖則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若析而二之者何哉曰天道福善而禍淫世人舍善惡而言禍福舍其所固有而求其不可知聖賢懼求之不已而貪縱巧奪以成世變也故安命俟命之說出焉人見聖賢之罕言命又以其私心所禱畏而不盡然也則謂禍與福皆氣數之適然而善無以勸惡無以懲益肆其惡而無所忌憚矣於是有爲立命之說者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必有一報天將紮其多寡長短輕重以酬不差爽厥分明袁氏了凡立命說儒者或非之以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勤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濟陽張氏之說非之誠是也吾懼其塞中下爲善之路也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之萃而閒有者也下焉者天地濁駁之氣之萃而閒有者也常有者中人耳中人之好仁惡不仁也誠不誠雜而其於欲畏也無不誠斯其良知良能之見端可牖啟而充之者也羅氏有高說故舉人之所甚欲而誘之爲善舉人之所甚畏而使之

去惡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左氏傳春秋於一言一事動作威儀之間而卜國家之興廢與人之生死禍福無不應者故知孟子所謂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非覬髣闊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故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羅氏有高說）今夫天之生人也理至而氣亦至焉天地猶江海之水人猶魚也氣猶水也魚腹之水猶江海之水人之氣猶天地之氣天不必伺察乎人而爲善天必知之爲惡天必知之理有以相通卽氣可以相觸也人之一身一髮之痛一肢之癢心無不覺者天之於人猶心之於四體爾矣（張氏鈐天人篇）人之不可絕於天猶草木之不可絕於地根荄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本在天其末在人持其末以動其本爲善爲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反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爲竭絕之道也（張氏爾岐天道論）本命曰分於道之謂命又曰命者性之終也命與性爲終始未有離性而言命者也夫人之生死必有其期然精明强固每得之淡嗜欲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每得之恣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是適止也安知不養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於是也禍福之來亦若是焉君子於其可知者以自勸也於其不可知者以自威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張氏爾岐天道論）

惟信其必有故畏天命畏天命故安天命是之謂知命也世儒求其故而不得乃曰人事有順逆天命有治亂以堯舜湯武之迪吉桀紂幽厲之逆凶爲治命以昇篡夏秦伐周咸陽之土無孑遺長平之屍數十萬爲亂命跖修而回天牛疾而鯉亡孔

窮於魯孟老於鄒爲命亂而不可復治其言曰理得其衡則氣效順而天命治理失其衡則氣侵權而天命亂張氏望原命嗚呼天曷嘗有亂命哉臣賊其君子誹其父啟小人無忌憚之心必自此言始矣知命者不强其所不可知以爲知乃可以堅爲善去惡之志

易用九用六說

易之用九用六何也或曰三奇而三偶朱子說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算經說出或曰卦之數生於一或曰函三爲一兼三爲六三三爲九或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或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或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或曰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五合之爲六十有五或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或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或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或曰三五七九數之偶二四六八十何獨取乎九六或曰九陽之終數六陰之中數其說以乾不用一而用九爲无首之義則用六之象不以一爲首則不以九爲終之不繫乎十則首之不繫乎一也明矣不以大終乎終之不繫乎十則首之不繫乎一而六爲中也又明矣葉佩蓀說一者首也乾之所本而非所用也由一而至於九浸歷一三五七之全中包二四六八之配用以終陰而始陽乃可以貞既往之全功而復釀方來之元化是九爲陽之終乾用在九故陽爻皆用九用九而不見其一所謂見羣龍无首而吉也陰之道乃順承天无成爲能順有終爲能承若究而極於十則已在九終之後十卽一之所藏而不可以爲順或微而起於二則伏於一始之下物猶不得其養而不足以相承惟六者前已進於二四後未過於八十居陰數之中起而從陽於光大之時長養萬物以極陽之大生是六者陰之中數坤用在六故陰爻皆用六用六以承天時行所由利於永貞彭年按葉氏此說與用六象詞以大終也句不合

然則何以用九用六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何以言七八九六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而將復其算也說文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算法十百千萬皆一數冠首之名故算法乘除必終於九五者陰陽交午而二三四皆積數也說文五五行也从二象天地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若六者從入而八分七

則徵陰從一衰出八象分別相背九象屈曲究盡此七八九六之義也張惠言說本說文或以爲七八九六已含全數焉皇侃禮記義疏金木水火得土而成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其不用七八者或謂連山歸藏皆以七八爲占周易則用九六今二易並亡不可考賈逵鄭康成杜預韋昭說並同襄九年正義云揲蓍求爻繫詞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其實然否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彭年按左傳國語筮或言周易或不言周易其不言者必二易也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說傳之既久說文易之數陰變七陽之正也孟氏章句易正義引張氏注歐陽修易童子問朱子本義啟蒙說並同老變而少不變周易以變爲占不變者占爻金榜曰乾鑿度謂七八爲爻九六爲變故爻占七八爻占九六一爻變者以爻辭占是爻占九六也六爻變及變兩爻以上者占之爻辭是爻占七八也後世以錢卜則爲重爻單圻占變之說徵於蔡墨之論乾龍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乾之坤者六爻皆變也所謂陰陽相爲用張行成曰九故坤之用在坎參同契云坎離者乾坤二用惠棟曰九十二消息不說翻參同契乾坤二用惠棟曰九六消息說翻參同契乾坤二用朱子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坎離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也虞翻曰十二消息九六相變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

七九之義徵諸列子雖非聖人之書然所傳周以來古義也列子天瑞篇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六八之義徵諸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韋昭解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雨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韋昭解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董因筮得泰之八史曰是謂子曰五爻皆變惟二得易故不變林堯叟曰用九故老陽變而爲少陰不用七八以少陰少陽不變此言遇艮之八蓋三上以艮之隨朱九變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或以爲九六七八老少之名不見於文周孔三聖人之書夫書不盡言聖人未言者多矣徵以左國固知去

聖言未遠也葉佩蓀謂易之取象陽陰俯仰遠近靡物不備又列八卦以父母男女長中少之分而不間一言及於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則必非文周孔之含意未申而有待於後人之發所未發也彭年按葉氏之言辨矣第不知所謂六爲中數者三聖人言之否耶或又言陽數既極而謂之老猶可若陰六之後尚有八十律呂相生以五六爲天地之中合安得以方中之數而顚倒之爲既老此又未明乎陰陽以七陰以八然則所謂用者自爻例而言之則剛柔有體陸績說純陽則九之德劉瓛說總六爻純陽之義白爻變而言之則剛柔相濟易童子問九言純陽則六純陰可知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以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而戒之故曰利永貞大哉易乎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其孰能與於斯乎葉佩蓀謂以无首爲剛而能柔者本於王輔嗣老氏尚柔之旨而以變坤附會之則易所謂剛來而下柔柔來而文剛者皆老氏言耶至十五三十之數世爻遊魂之辨猶非九六七八之要義云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本參同契文

劉禹錫辨九六用世爻張行成用遊魂本鄭康成精氣遊魂之說

豳風夏正周正中星辨

豳風七月之詩當如張子言專以夏正爲斷而後人誤以爲兼用周正則以誤會經文及傳義也凡經文之可疑而不必疑者有三一則因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之文而疑也此篇自夏之十一月至二月以數配日而稱之自夏之四月至十月以數配月而稱之其一之二之朱子以爲一陽之月二陽之月戴氏震以爲子一丑二寅三卯四皆有實義而毛傳云一者十之餘也尤得詩辭之旨尙書泰誓序一月戊午劉歆三統厤引武成篇惟一月是子月可稱一月但泰誓武成專紀周事與豳風述夏時事者不同且史家紀實必以月而詩人因事託詞體有不同亦可稱日也正義一月之日二月之日解最直捷又云

物成稱月物生稱日則甚鑿何氏楷以冬至爲日長之始本天而言主日孟春爲建寅之始本厤而言主月尤爲附會經明言三之日四之日何謂建寅主月耶善夫戴岷隱之說曰十者數之窮也明夫十之數窮則知一之爲十餘知一之爲餘則知三四之爲蒙上便文三四之不言正月二月猶古書蒙十二月而謂正月爲十三月無他義也知此而周先用此紀候遂爲正朔之說可無惑矣此不必疑者一也一則因曰爲改歲之文而疑也承上文十月之後言改歲自指十二月歲終後而言故鄭箋云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正義亦云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言過十月則非十月改歲也非十月改歲則仍夏正也而呂氏乃曰十月改歲三正通於民俗自古已然儒者遂以此爲殷用周正之證誤矣首章二之日始言卒歲則十月歲尚未卒何言改哉此不必疑者二也一則因豳風所記與月令參差而疑也月令仲夏鳴鵙豳風七月始鳴月令仲春倉庚鳴豳風蠶月始鳴謂三月令季秋草木黃落豳風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入室豳風改歲入室月令季秋嘗稻豳風十月穫稻月令仲秋嘗麻豳風九月菽苴月令季冬取冰豳風三之日納於凌陰後人因二書不同有疑豳非盡夏正者不知箋傳三言晚寒蓋地氣不同難以齊校月令總舉大概豳風專言一方其不能盡同理固然也若因紀候之殊疑爲周正則條桑其穫食瓜剝棗肅霜滌場之類何不異邪此不必疑者三也至傳文之可疑者則首章傳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此不過指類以曉人胡承珙說何嘗謂通用三正果通用三正則何以

二之日言卒歲禮記一書屢舉三代通言不過欲人知源流耳孟子論田賦亦通言三代何嘗謂貢助徹一時並舉哉此又傳文之不必疑者也經傳皆無可疑則夏正周正之辨已明而猶有可疑者則中星之說也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而月令季夏之月火星始中豳詩七月流火周氏洪謨謂是歲差劉安成謂堯至周公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太火西流此詩上述豳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其言歲差誠爲有據但鄭志謂日永星火是大火之次季夏中火是火之心星正義則謂尚書總舉一月月令舉其月初故有不同未嘗以七月所言必是周初星宿詩三百篇皆用夏正無七月一詩獨雜周正之理七月既用夏正亦無舉周時星象以述夏時之事之理以經證經參之傳注確有可徵無煩聚訟也

庶母慈己不得同慈母服制對

某大夫妾出子也三歲生母死育於祖母十歲祖母死育於父之別妾未嘗受父命爲母子也大夫欲以慈母之服服之問禮於家君彭年承庭命檢禮經律例以對曰禮慈母如母傳曰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疏云小記云慈母不世祭見輕之義一非骨血之屬二非配父之尊但惟貴父之命故也禮又云士爲庶母緦麻傳何以緦也以名服之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又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傳曰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又通典引譙周說云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但慈己無父命也者不過小功也是慈母之服所以三年爲父命

不爲慈己慈己之庶母自有服制不得比於父命之慈母明矣
國朝律例庶母謂父妾有子者爲嫡子衆子齊衰杖期慈母謂
所生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斬衰三年曰父命者亦明非父命
不得謂之慈母也稽勳司例官員慈母病故准離任丁憂二十
七個月又云如有假捏照例議處丁憂而防其假捏是致人重
父命而抑私恩非獨防作僞也范氏說穀梁謂以妾體君則上
下無別雖尊其母實卑其父彼僖公於生己之母尚有尊母卑
父之譏況於慈己而無父命者哉或曰士爲庶母緦麻君子子
爲庶母之慈己者小功古人爲慈己者則有加矣今律庶母已
加至齊衰杖期則慈己者宜有加也曰禮無二斬故期服以下
有加至期則無可加也然則慈己恩之篤者宜如何曰先王制
禮不敢過也是所謂厭於尊而絀於服絀於服者心喪可也心
喪何如曰期服不去官例也心喪則解官可也期服終三年不
飲酒食肉不處內不聽樂如是而已矣必變國家之定制而伸
一己之私恩亦非敬父事君之道也若夫八旗官員則庶母出
殯後七日剃頭當差撫養庶母兩月後剃頭當差自有制度不
得援古以請也大夫曰諾

大別山考

漢書地理志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水經大別山在廬江安
豐縣西南鄭康成尚書說顏師古漢書注並同（安豐今六安州之霍山縣潁州府之霍邱縣地後漢屬廬江郡正義曰地志無大別蓋失）杜預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
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
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也又
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胡氏曰杜元凱已知

在江夏而不在安豐彭年按杜蓋據當時圖籍非復漢以前漢入江故道矣地說云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又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坡一作陂南與江合蔣君湘南曰陂者山之餘氣所盡處非山之麓也其山必在百數十里外今漢水入江明明在翼際山下是直觸山根而非山陂豈非作地說者不識字義乎彭年按據蔣君說則地說蓋亦兩存其說不專主翼際山也鄖道元水經注引其說而云不知所在蓋亦存疑之意胡氏曰鄖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爲大別彭年按鄖氏非專主杜說者說詳見後元和志曰魯山一名大別始直指魯山爲大別水經注魯山古翼際山也蔡沈尚書集傳云大別在今漢陽軍漢陽縣胡氏禹貢錐指專主其說蔣君曰漢水入江在翼際山下志地理者無不指翼際爲大別按水經沔水篇有南至江夏沙羨縣南入於江之文後人因沿譌此不善讀水經之過也方君堃曰水經固謂沔至沙羨合於江之大別之文正相合與尚書彭蠡下江漢分中江北江之義初不悖何以見之夫水經先敘支流而正流則東至彭蠡乃合與安豐縣至太湖入海而江水祇敘至青林口而止青林在湖北黃梅江南宿松界豈不謂江水於此正流乃合漢沔乎水經注江之支流曰夏夏自雲杜合漢後漢亦通名爲夏若江自沙羨之下正支已與漢合則江與沔不得復區然考水經沔水合後又云江水又東合滍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東府城之灘陽磨江應城縣漢陽孝感古南注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注南右岸頻得二夏浦江水又東逕若城南經又云江水東逕白虎磯北又東會赤溪夏浦二口又云又東得苦菜水水夏浦也其下又東爲青林口而江水乃終向使江至沙羨已合於沔則沙羨以下不應判爲二流沔水篇既至巢湖以下始詳記而沙羨以下不詳記於沔而詳於江又別江與夏而誌之則是江流南沔流北中隔州岸雖川脈時通勢趣自別何疑於大別之不在沙羨乃在安豐哉

水經注巴水出下靈山決水出檀公峴皆謂之大別山蔣君曰二山本金岡臺之支峯相去各廿餘里又曰大別山者羅田蘄州黃梅英山六安固始商城羣山之總名盤囘五百餘里其主峯則在商城羅田二縣境大而且高俗名金岡臺是也彭年按鄖氏於此二山直指爲大別沔水篇引地說則云不知所在是不以翼際山爲大別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若翼際山則在漢西矣蔣君曰導嶓家至於荊山內方至於大別別止也嶓冢者漢所出之冢荊山內方三山皆在漢東自甘肅秦州至湖北襄陽四千里一脈相承豈有山脈將盡忽逾漢水西結者乎其言雖近於術家而實有至理左傳定公四年吳舍舟

於淮泗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十二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若以冀際當之其形勢亦不合蔣君曰吳既與楚夾漢而又自淮泗來是吳在漢東楚在漢西無疑也下文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之山皆在漢東無疑也柏舉在今麻城縣方君曰若大別果在漢陽豈吳三勝後轉退至麻城楚三敗後轉進至麻城又云吳從楚師及清發今德安府安陸縣地豈吳追楚師不進而反自漢陽之安陸乎蓋後世漢岸崩潰至冀際山下江漢已合人遂疑冀際爲大別漢以前無不主安豐之說知當時江漢合流仍冀際山下當在漢之末造魏晉以後始有疑之者然則江漢合於應有疑也胡氏乃因是究班志之疏彌失之矣　近方君堃蔣君湘南始確宗班鄭桑顏之說讀禹貢者可以無疑矣

沿譌既久明史稿至漢陽霍邱並載大別山名蓋鮮能篤信班志者彭年初至湖北取通志讀之竊疑其說雖與龍君翰臣論及嫌於敷證單薄不敢妄與古人爲難舟行多暇燒燭檢書得方君蔣君論與余說若契合焉因芟其蕪累擇其精要彙爲一篇與龍君相質冀有以益余也方君湖南人著有禹貢水道考異蔣君河南人著有七經樓文集二君皆余所嚮慕而未得見者讀其書如晤其人矣

與耿立齋書

承示所撰性道教文字細讀數過說性字處本朱子陰陽五行及氣成形而理亦寓之說而以太極圖解敷衍之朱子非不讀太極者此注只從陰陽五行說起正朱子示人切實處彭年平生最喜魏環溪先生言開口便說太極差了還是從五倫做起的好大著推原無極太極此未敢附和者一也大著又言一理即一氣之理按朱子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理與氣原相離不得但氣是理之所生竟認氣爲理則整庵舊說之弊此

未敢附和者二也說道字處如以五事五倫動念處爲道心此
等所見極是而忽雜三教聖人一語將援儒入二氏耶則彭年
未嘗讀二氏之書未足喻所言之旨將暢二氏之旨耶則何不
向禪室道院共相參證也此未敢附和者三也性善之說義理
之性也張程補出氣質之性足下謂義理之性不離氣質之性
似也然氣質不免有偏雜終不能强合爲一大著纔覺是二放
下卽一纔欲合一執著則二純是口頭禪且既曰義理氣質一
矣又曰則乎人之心而曰道則非指氣質之性又曰義理之性
道心也氣質之性人心也道心人心可謂一乎執子之矛刺子
之盾此未敢附和者四也修道之教朱子禮樂刑政之屬最爲
切實大著專就心上說則竊明季心學之說而演內典之旨也
修字訓飾訓治朱子訓品節卽治字意已明白了當大著養除

兩義轉覺支離且云除此非道之穢雜不知率性之道安得有
穢雜耶此未敢附和者五也大著又云一物不攖卽一念不起
並去不起念之念此朱子所謂寐時之心如木石者不可以爲
未發之中直是釋氏寂滅之旨大著又云卽覺得是理念而此
時用不著若不急捨此念則爲理障障我之虛障我之靈不知
所謂虛靈者何境朱子所謂虛靈固指具衆理應萬事而言也
欲念可除理念亦可除耶道心惟微方持守擴充之不暇而顧
可捨耶此未敢附和者六也大著又言良知二字發自孟子呂
氏啟其端王氏暢其旨欲求良知之說宜讀陸王之書然陸至
鹿洞惟講義利之辨王氏文集特著諫佛一疏其立說雖與程
朱稍有不同而終不背乎聖人之道者大端不錯也足下老而
好學勤勤於性道教之辨不可謂非有心人而專欲爲無心之

解豈有所激而言耶抑眞惑於他歧耶又命字从口从令朱子解作猶令也尙得造字之意而大著云从人从口从耳望文臆造殊非古義卩本作卩卽節字非耳篆文亦不象耳也

附錄

先生於咸豐初年乞假侍親歸黔過白茆灘舟破於石先生偕婦劉氏各負其父姑以出於險俱得無恙 史傳

先生隨父辦理貴州團練長寨等處苗漢積不相能下游清水江猜怨尤深先生親入苗寨勸諭盡得漢民侵欺狀爲蠲除之使合圍苗民翕然聽命 同上

先生答寶蘭泉書云奉手書進而敎之以德才之辨用君子小人之微權義至精也志至廣也然細繹來書尙有未盡愜者如謂用有才之君子有德之小人夫君子信有無才者矣小人則安有德哉如其有德不得謂之小人矣古者德與才一後世歧而二之十六族之才子皆有德者也四凶之不才皆凶德者也鯀之方命圮族堯以四岳之言而試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當時不能爲堯諱也堯不能去後人亦不能爲堯諱也而所以致堯有此遺憾以俟之舜者四岳也後之法四岳者法其薦賢而無法其舉鯀以累堯則善矣謂此不足爲堯累而姑且舉之姑且試之不幸而無如舜者出方命圮族甚而人類絕可不爲寒心哉來書又言盜嫂受金之陳平苟能安漢則四百年之人民受其賜當日若用四皓兩生不知能安漢否彭年竊謂兩生謂禮樂百年然後可興不知人不可一日無禮樂亦無日不可興禮樂兩生之迂誠不足以安漢四皓之語言氣象蓋策士之雄亦不足以安漢至於陳平小智巧言幸而依附陵

勃乘呂后之死以成名耳謂四百年之人受其賜亦太過盜嫂受金不足爲平玷汙謂并此可以取而用之則魏無知一時辨詞何遽爲定論也彭年就平生所見治事須才而事之成與否則不在才之大小而在心之到與不到其阻於天時格於人事者又非心所能強故嘗持謬拙之見以爲方今用人不必苛求其才惟當先考其心心至而才或不至事未必遽壞卽壞而其理尙存才至而心不至焉者事未必不成卽成而其人不可復去十年之閒往事可睹何待援千古以上事爲例也陶樓文鈔

先生上吳江相國書云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當軸若不早圖變計國事將有不可問不忍言者彭年輒因執事用人行政之語妄益兩言曰用人以公行政以誠公則爲國擇人不爲人擇官量才授事不以事困才愛人之長而必知其短知人之惡而不掩其善不以淺智小忠而付之重寄不以微失小眚而沒其大端不憑一己之愛憎不徇同官之好惡勤於延攬而干謁必懲廣爲諮詢而游譽必察簿記而參稽之隨時而考核之因事而磨鍊教戒之巧詐圓熟之徒無所售其技而善類得以保全則人盡其才事無不舉矣誠則不事虛文必求實濟不持己見必集衆思利害所關不容含混得失共見不待彌縫論者謂中國所行皆王道而不免於假外國所行皆霸術而事事皆眞果能去假見眞何至中不敵外非積誠而出以大力百年積習旋轉甚難履霜堅冰良爲可懼譬如治病遣使防邊治標也一藥不愼外邪深入用人行政治本也藥非眞品元氣難培當今日而言自强必須眞自强且須時時自强自强而不息何患乎貧弱如其徒託空言雖有智者不能代爲謀矣同上

先生致王晉卿書云僕自入相垣終日兢兢惟恐窺人計平反二十餘起活數十命竟有格於勢力不能如願如鄖獄者然以去就爭之不入情實不爲人作劊子也就所察覺者平反之其不及覺者能必無耶所以日日求去非曰高蹈懼作孽耳紀綱久弛整頓殊艱法師遇魔持以定力貪吏稍稍斂迹民氣得以上通若謂吏治遂可澄清則猶未也近以海氛日熾奉檄覈軍實中華舊有利器尙多朽敝何論洋製至於選將治兵則非職分所及以地形敵情度之未必深入如其果至則致身之義能自爲政同上

會滌生曰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眞奇才也子壽戊戌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曾文正與諸弟書

陶樓家學

黃先生國瑾

黃國瑾字再同陶樓子光緒丙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幼時大父琴塢觀察病篤以聯語書賜曰讀書有種子立志爲名儒越日復召至榻前諭曰務名非所以示子孫爲易書下聯曰力學爲眞儒蓋期望甚至既長與通人游處所學日進入詞館後聲譽鵲起充會典館畫圖處總纂勤於職事發凡起例考訂精詳未及成書遭父憂以哀毀卒入國史孝友傳著作散佚參陶樓文鈔清史稿

陶樓弟子

王先生仁俊

王仁俊字扞鄭吳縣人光緒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吏部

主事秉性穎悟自幼喜治經小學既長肆力考據肄業學古堂學以大進張文襄公招之入幕改湖北知府歷署宜昌黃州文襄創存古學堂羅致高材生補吏篋經列爲日程以爲教務長蘇州學古堂改建存古學堂奏調回籍主其事又調充學部圖書局副局長兼大學堂教習其治經宗許鄭尤以保存國粹尊經衞道爲己任中年以後遂於金石文字所著格致古微六卷進呈乙覽有好學深思周知時事之褒歿於京寓年四十有八著有羣經講義三卷孔子集語補遺一卷毛詩草木今名釋一卷爾雅疑義一卷倉頡篇輯補斠證一卷說文引漢律令考二卷附錄二卷說文一家學一卷說文獨字成部考一卷漢書許注輯證一卷周秦諸子敘錄一卷淮南子萬畢術輯證一卷正學篇三卷闢謬篇二卷遼文萃七卷又藝文志補證一卷西夏文綴二卷又藝文志一卷存古學堂叢刻四卷感應篇儒義六卷又古本攷一卷學堂歌箋六卷皆手自編訂先後刊行其屬草已定尚待理董者有孔子經解兩漢傳經表通經表訂補吳郡漢學師承表吳郡著述考羣經漢注輯證玉函山房續編春秋左氏傳學爾雅讀爾雅大字本校勘記說文攷異纂小學鉤沈補續釋名補校白虎通義補校三代教育史大學堂文學研究法周秦學術源流考古今中外文字考管子訓纂商君書微白虎通義引書表鶡冠子閒詁老子正誼淮南子許注異同三詁淮南子揚推墨子經說疏諸子札記意林周注訂景佑六壬神定經纂佚祕府略箋漢書藝文志校補隋書經籍志校補古類書輯錄存佚表許學鄭學武廟祀典考西遼書三代吉金跋秦權衡度量攷熒陽鄭氏石刻考歷朝石刻跋金石萃編補跋

金石續編補跋金石萃編三續甸齋金石文錄金石通考寰宇
吉金錄寰宇訪碑錄子續新墨緣彙觀聖哲辯誣錄鄭鄤辯誣
錄小斋集考證王氏文獻錄正學堂集正學堂筆記軍歌箋吳
諺證貊鄉穆文集等累百餘卷藏於家 參傳略

許先生克勤

許克勤字勉夫海寧人諸生僑居蘇州於書無所不窺凡經史
天文地理及五行術數之學皆喜探討有所見則筆之簡端說
文段注本水經注趙箋本用力尤摯密行細書眉端幾滿嘗謂
學問當法宋儒生平無疾言遽色雖盛暑必長衣其為學一歸於徵實朋輩中無論學術互有異同皆曰君子
人也年未五十卒著有讀周易日記經誼雜識各一卷 參胡玉縉撰小傳

于先生鬯

于鬯字醴尊號香草南匯人光緒丁酉拔貢以直隸州州判用
母年高絕意仕進薦經濟特科亦不赴其學長於三禮說文著
有讀周禮儀禮禮記日記各一卷說文職墨三卷墨守漢學以
形聲故訓展轉通假之例徧讀周秦漢魏古書刊正奪訛稽合
同異成校書六十卷續校二十三卷戰國策注三十三卷 參繆荃孫撰墓志胡玉縉撰小傳

吳先生壽萱

吳壽萱字紫珺吳縣人諸生家貧力學一介不苟取故事諸生
極貧者每歲終藩司給以錢幣學官以其名列入貧生內送錢
幣於其家謝曰余雖貧尚有貧於余者請轉給他人陶樓聞之
調入學古堂充齋長年未五十卒生平喜輿地學算學其算學

貫通中西著有垂綫互求術平方和較術疊比例術各一卷參胡玉縉撰小傳

董先生瑞椿

董瑞椿字楙堂原籍安徽侍宦江蘇遂爲吳縣人光緒癸巳副貢其學專攻爾雅頗欲於邵郝諸家外別爲一書積稾已盈尺爲人竊去遂憤懣盡棄其所學絕口不譚經術今所傳讀爾雅日記二卷雖首尾完具實非其至者也游學日本歸一意孳究教育後以喪子摟心疾卒參胡玉縉撰小傳

汪先生之昌

汪之昌字振民新陽人同治丁卯副貢光緒中陶樓創設學古堂於吳中聘爲齋長與諸生講解切磋多所造就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少本庭訓謂攷訂古書可自驗識力因先讀邃金元三史以期用心入細後復專研經義以說文爲輔旁及諸史諸子與夫輿地目錄九章家言嘗先後肄業正誼求志辨志南菁諸書院寢饋其中著有孟子鎒熙注輯補一卷青學齋集三十六卷裕後錄二卷參青學齋集胡玉縉序章鈺所撰墓表

輯補孟子鎒熙注自序

隋書經籍志孟子七卷鎒熙注書久佚吾吳宋于庭先生嘗取他書所引鎒注仿王伯厚輯周易鄭注例錄存一卷刊行余讀文選見注引鎒書宋氏容有未錄嗣後讀書凡關涉鎒注必記諸册上年見日本新出玉篇雖非完帙而引鎒君孟子注又得若干條吁載籍極博見聞有限況耄將及之爰就所錄鎒注依宋氏例按次排比輒注補字於下以爲識仿丁小雅先生周易鄭注補之例也搜輯以竟宋氏未竟之緒是所望於博雅好古

之君子

文集

漢魏經儒習魯詩者傳經表外尚有何人說

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又曰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是漢儒於詩三家中尤重魯詩儒林傳敘授受源流甚備而習魯詩者西漢彌盛蓋漢儒夙重師法班范兩書略見大概隋書經籍志言魯詩亡於西晉而所敘石刻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志以一字石經立於魏正始朝則魏時魯詩具存經儒當有講習之者近畢氏沅撰傳經表一卷備舉周秦漢魏經學傳授流派凡經說不名一家史傳亦無所習某經之文則概列通經表限斷謹嚴自敘較朱睦㮮授經圖朱彝尊經義考師承所錄詳實倍之表於魯詩首尊孔子下逮李業凡五十二人傳自何人所傳世次一一考訂分注罔非信而有徵然尚有經習魯詩而表未敘入者表列楚元王交夷王郢客蓋以魯詩之學衍於申公而元王與之同學同師魯詩自是元王專家之學劉向爲元王後裔通習經典斷無不恪守家法向撰列女傳所引詩說率皆魯故即習魯詩之明證後漢魯恭傳與弟丕俱習魯詩丕教授魯詩外兼以尚書雖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其間容或不盡魯詩恭拜魯詩博士傳言家法學者日盛則恭於魯詩洵足當傳經之稱蔡邕習魯詩未知授自何人而據以書石經雖經殘毀而留存之字尚可想見魯詩之一二以例獨斷所述頌序三十一篇當亦魯詩家遺說則邕於魯詩正不得沒其傳經之功也王逸楚詞章句引詩每與韓毛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輒合近臧庸定爲多魯詩

說羅舉證明見拜經文集據此則逸亦習魯詩者魏志王肅傳注隗禧說齊魯韓毛四家義雖非專習魯詩可見魏儒於家法頗知分別魏風三歲貫女釋文徐邈音貫爲官近惠棟謂官是宦字之誤案石經本作宦女則魏儒習魯詩者邈亦其一自孫炎王肅以後漢儒專門之學一變殆盡畢氏此表於經學不爲無裨卽就魯詩論於通經表所未及者更考之史籍而更正之亦不可少之作也

淮南子墜形訓書後

淮南子一書出眾賓客手雜舉經傳百家之說卽如墜形訓篇首地形之所載數句乃節取山海經海外南經海外三十六國及諸名川所出亦約舉山海經爲文若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一節則取爾雅九府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以下皆取之大戴記易本命篇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以下則取之呂氏春秋有始覽也其他當亦采輯古人成說特原書佚久不可知吾謂地形訓一篇不獨述古近西洋人所爲格物之學已隱括焉而略見端倪西洋人步算爲最精案地形訓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自極至乎周行地球案大章豎亥乃推步天象之人東極西極卽謂日本天之徑就地形以定其方位也其云入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此言寒暑風雨雖頃刻百變要各有所自來西洋人風雨有表寒暑有表咸與天氣相應準而歷試不爽並用以測量地形高下其云音有五聲宮其主色有五章黃其主味有五變甘其主位有五材土其主格物家原質之說綜括於

數語中物雖屢變要必不離其宗而微及聲光二學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則格物家化學之輾轉不窮或合而仍可分或合而無復別地形訓曰鍊曰生亦撮舉其凡西洋人以製造各物咸備世所需用自矜中土亦以之相推案地形訓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所謂立成器以天下利者在審乎五行之宜而器物遂日出以給生人所求篇末條別五土所生黃埃青曾等頗與礦學近似當由古今之殊號加以中外之異稱幾至於不可解其歷言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凡物罔不具有陰陽據此則電學所云雷電一物又云電氣隱伏於萬物者正未可謂得未曾有矣尤可異者地形訓歷敘五方人民之形狀及所宜之穀與大獸西洋人所撰地球說略每繪畫各國人形及植物動物其下說於數端尤詳則彼著書之體例且隱師乎地形訓矣然則西洋人於格物動輒以爲心得者不知古人早已知之特其說未嘗詳盡見之者亦漫不加研究耳讀淮南子地形訓略舉以相印證卽書之於篇後

黃老異同辨

黃老之學肇始於戰國崇尚於漢代黃謂黃帝老卽老子據史記以黃帝居五帝之首老子生東周之季時代之先後懸殊近俞長城黃老對以爲黃老教同宋翔鳳過庭錄言老子著書以明黃帝自然之治似黃老無異學吾謂以老子爲宗黃帝之學非眞老子之學不異於黃帝世之爲老子之學者張大之以爲一同乎黃帝也案今所傳黃帝遺文若陰符經素問等書咸出

後人依託見者具知爲未可盡憑而老子所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其書完備姑就五千言所設教與經史所述黃帝事迹以參考其異同案老子傳以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綜括老子言行大概論者以易傳言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正可爲無爲之證無論易傳言通變宜民初非不爲而成者易傳所謂後世聖人解者謂卽指黃帝堯舜則自作舟楫以迄作書契何一不爲斯民計何嘗使民無知無欲且禮記祭法言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是創制立法亦非所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左傳言黃帝以雲紀官帝紀言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當日陳綱立紀斬至詳密正老子所謂法令滋章而絕不聞盜賊多有也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與不尙賢使民不爭之義正相反紀又歷敘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以及播百穀草木化鳥獸蟲蛾勞勤心力耳目無微不至何莫非納斯民於軌物以言乎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老子慨乎其言之者皆黃帝所躬行矣然則黃帝之所爲驗諸老子之所言爲異爲同較然無待於辨案史遷傳申不害韓非皆云其學本於黃老而於樂毅傳贊敘次黃老之學儼然有師法之流傳可見戰國之初尙無黃老之目迨橫議之風浸熾士各執其一術以爲學每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孟子七篇中許行爲神農之言卽其明證以黃老連文爲目殆爲老子學者以黃帝名最著而無可徵實何妨以老子相附會漢初百家之說未盡黜絕故尙沿舊稱詎知詳加考辨其異而不同者固昭昭哉

陶樓交游

龍先生啟瑞　別見惜抱學案

鄒先生懿辰　別見諸儒學案

陳先生慶鏞　別見春海學案

方先生宗誠　別見惜抱學案

張先生穆　別爲舟齋學案

何先生秋濤　別見舟齋學案

周先生壽昌　別見湘鄉學案

吳先生汝綸　別爲摯甫學案

王先生柏心

王柏心字子壽監利人道光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明年乞養歸少以孝聞於鄉里長博涉經史肆力詩古文辭唐接察樹義見其文奇之謂人曰子壽乃叔度林宗之儔非今世人也林文忠公則徐聞其名禮致之許以國士會文正左文襄胡文忠諸公皆推重焉湖南北講論經史文藝必歸先生有所述造老師大儒皆咋伏先生亦自以其詩文啟誘後進才雋見人一技之長譽之不容口推轂而策勵之必使有所興發以成其善同治元年先生進呈經論復應詔陳言八條穆宗嘉納焉九年丁母憂哀痛摽擗依然孺慕十二年卒於荆南講舍年七十五著有百柱堂集五十三卷導江三議一卷纂修黃岡縣志十六卷東湖縣志十二卷宜昌府志十六卷當陽縣志十八卷漢陽縣志二十卷臨湘縣志十四卷監利縣志十二卷參史傳郭嵩燾撰墓志銘文集

人鑑序

南平田峻菴明經奉其尊甫經畬先生之教嘗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人道之大綱而作聖之初基因編爲八類析爲若

千目首載經訓次及子史百家凡古人言論行事可則倣可警惕者皆以類附條記其下自承學以來至於垂白手自鈔纂未嘗一日輟峻菴爲學主實踐力而行之日用行習生平博洽富文藻老而未遇弗之有悔獨窮年矻矻裒輯是編雖宗主不出八者而體用明備經緯萬端所包納宏且遠矣既成屬相心爲之序竊聞孔子有言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者超羣生配三才信乎其爲貴也均是人也百骸七情莫不同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有耆老長幼之施若是者莫不同然而有君子有大賢有上聖有庸衆有下愚大惡若是其不齊何也立人之道若藩籬焉若隄防焉謹則成圮則敗孰藩籬是孰隄防是孝弟者堯舜之道也忠信者孔氏所以教而孟氏所尊爲天爵者也禮義廉恥則又管夷吾稱之爲四維者之八者管乎人道之最大八者矣其爲藩籬也固矣其爲隄防也至矣是故道者導此者也德者得此者也教化者端此者也政刑者防此者也雖有明哲之資循八者而擴之位育參贊不過全乎其爲人雖復中下之資循八者而守之省察操存即可無愧乎其爲人若夫蕩越焉決裂焉則形氣視息儼然人也而已淪於禽矣至於名教淩替風俗薄惡禍亂且相尋而至人道之憂將自此始也其初蓋由一二才智者憚於敦行不怠之苦且難因相與厭薄八者而標虛立詭異或溺於多聞博辨以高遠奇麗自炫世乃靡然從之不知夫八者實也餘皆華也八者內也餘皆外也人之道將先實乎抑先華乎將重內乎抑重外乎而彼方從事於華且外焉亦可謂本末舛逆者矣夫是八者之於人不可以須臾離第非服膺古訓考諸往昔言行以爲法戒監史

則天資粹美者雖能暗合然猶不免有徑情之失其中人以下倀倀乎如瞽人如夜行將入於坎窞而不自知甚矣峻巷人鑑之輯其有功於人道爲約且要也是編也行盡人可解盡人可勉豈止爲人道樹藩籬峻隄防也哉雖由此會萬理貫百行仰而跂之仁聖之途也夫何遠之有

王先生振綱

王振綱字重三直隸新城人道光戊戌進士以知縣用未之官里居數十年不謁選人而究心天下利病凡兵農禮樂河渠地理之屬靡不考其源流察其得失如論開蘆僧河置閘蓄洩謂永定挾泥沙入清河水大則奪正河之全溜清河下游必淤水小則勢緩力弱泥沙留滯蘆僧下游必塞土性鬆懈建閘必決後果如所言又建議改清河故道引入蘆僧河使定興諸水專歸雄縣即受水之區收水田之利築圍隄以捍外水建石閘以時啟閉開引河以分水勢事未施行論者韙之主講書院教士以躬行爲本嘗揭顧亭林恥作文人王白田戒爲名士二語於壁與陶樓易子而教窮經考古如論周公相踐阼而治謂相助踐履阼階之事攝政非攝位而下文周公踐阼脫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馴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論魯之郊禘據左氏公羊史記及意林紀聞之說斷爲後世僭用非成王賜論井田之制謂邱甸之法禹之所定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所謂五十七十百畝者名雖異而實則同必不改畛涂易溝洫以就之諸所辨議率皆實事求是精博過人卒年七十有一著有羣經筆記二卷禮記通義二十卷儒先語粹四卷選擇備用二卷地理擇言十卷參陶樓文鈔

重三家學

王先生樹枏

王樹枏字晉卿重三先生子少時肄業蓮池書院爲陶樓先生所激賞光緒丙戌進士由知縣起家累官至新疆布政使年八十有六卒平生著述甚富有周易釋貞一卷費氏古易訂文十二卷尚書商誼三卷焦易說詩四卷爾雅說詩二十二卷學記箋證四卷左氏春秋經傳義疏一百五十卷爾雅訂經二十五卷爾雅郭注佚存補訂二十卷廣雅補疏四卷說文建首字義五卷新疆圖志一百十六卷新城縣志若干卷冀縣志二十卷天元草五卷十月之交日食天元草二卷莊子大同注二十二卷離騷注一卷陶廬文集二十卷內集三卷外篇一卷駢文一卷文莫室詩集八卷陶廬詩續集十二卷參陶廬全書書目考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四終

越縵學案

天津徐世昌

越縵洞明三禮尤精小學博極羣書勤於攷訂兼尊宋學謂可以治心生前爲詞章之名所掩歿後遺書漸出學者服其翔實翕然稱之述越縵學案

李先生慈銘

李慈銘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悉伯號蓴客會稽人生有異才長益覃思劬學於書無所不窺時越多高才生咸推爲職志初官戶部郎中光緒庚辰成進士歸本班補官後遷御史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其職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權要甲午夏中日啟釁敗聞日至感憤咯血而卒年六十有六少時

曾從宗先生稷辰游入四賢講堂後專治漢學仍服膺宋儒平生矜尚名節務矯俗流有裁制人倫整齊物類之心而道孤命蹇志未少伸其復陳書卿書云有正名二十篇頗自負爲內聖外王之學足以繼明夷待訪錄日知錄而起須竣身後始出說經確守乾嘉諸老家法於史學致力最深日有課記每讀一書必求其所蓄之深淺致力之先後而評騭之務得其當復桂浩亭書云嘗讀詩之歐本義朱集傳書之蘇傳蔡傳其議論亦間有較勝漢儒者而國朝惠氏棟之易王氏鳴盛孫氏星衍江氏聲之書專述鄭義字字抉剔亦不免自相違反蓋康成總集諸義博觀會通千慮一失豈能畢照書注既亡出於剟拾更不能無所羼亂使鄭君生于今世必不竟棄宋儒如惠氏王氏江氏之嫥也至程子之易朱子之易與禮尤與漢儒相輔不背惟宋儒之患在不善學者盡棄訓詁名物以孟浪行之而謂易可無象詩書可無序則一切古書俱可不讀矣語極持平其著作於經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縵經說於史有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史論贊補正歷代史臙閏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攷明謚法攷南渡事略國朝經儒經籍攷軍興以來忠節小傳紹興府志會稽新志又有越縵讀書錄越縵筆記越縵堂日記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跗閣詩初集杏花香雪齋詩二集霞川花隱詞桃花聖解菴樂府凡百數十卷參史傳

平步青撰傳

文集

五不娶七出說

大戴禮本命篇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爲其逆德也韓詩外傳公羊注俱作廢人倫也亂家子不取爲其亂人倫也韓詩外傳公羊注俱作類不正也世有刑人不取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不取爲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不取韓詩外傳作喪婦之長女公羊注作喪婦長女爲其無所受命也韓詩外傳作爲其不受命也公羊注作無教戒也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公羊注作不事舅姑棄悖德也無子去爲其絕世也淫去爲其亂族也公羊注作淫佚棄亂類也妒去爲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公羊注作不可奉宗廟也多言去公羊注作口舌棄爲其離親也竊盜去爲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公羊注不窮窮也與更三年喪不去公羊注不忘恩也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公羊注不背德也公羊何氏解詁所說同後漢書應奉傳注引韓詩外傳及白虎通嫁娶篇之言五不娶亦皆同李慈銘曰古之致重於妃匹之際者其慎之又慎矣納禮之繁重誥戒之周至重之以廟見遲之以三月而又有五不娶者以謹其先有七可去者以防其後有三不去者以善其始終誠以妻之言齊陰雖卑於陽女雖順於男而人倫之本王化之始君后之尊臣民同之父母之尊子等之聖王固不願有一婦之被棄而尤不忍有一女之失所婦而被出夫之所極不得已子之所大痛也顧七出之條自漢律至今沿之不改其六者無論矣至於無子非人所自主也以此而出則狂且蕩色者將無所不爲而幽閒之仳離者恐不知其紀極唐律疏義申之云問曰妻無子者聽出未知幾年無子即合出之答曰禮云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聽立庶以長謂妻至五十未有嫡子聽立妾子之長者即是四十九以下無子未合出之斯言也可謂深知禮意而救世教之窮也蓋娶妻以承宗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妻而無子情之所矜而禮之所

棄故不得不設爲此條然必待至五十則有不更三年喪者寡矣古人三十而娶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而女子二十而嫁至於五十則貧賤有不富貴者亦寡矣是婦人竟未有以無子去者律雖設而未嘗用也而況諸侯夫人無子不出鄭君儀禮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禮儀禮疏引鄭君易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遠道之而已天子元士視子男今之五品以上皆古之諸侯唐宋制上階封開國男則士大夫家無以無子出者也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綏帶言姪娣有子則適不去今無姪娣而許有妾則妾有子者妻亦不去也此七出之制盡善無可議也若夫五不娶之制其四無論矣至喪婦長子不娶則古今紛紜未有定說或謂喪婦當作喪父謂失父之長女也或謂喪婦長子謂長女無母者自女之父言之爲喪婦也夫女子不幸而失父母何罪於天而棄同逆亂儒者求其說而不得於是閻氏若璩曰長子蓋女子長成當嫁而適遭父喪即曾子問所謂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致辭於壻則不娶是也孔氏廣森曰女子既長而未許嫁疑其幼失母訓婦德不備人莫與婚故愼之不輕娶也夫由閻氏之說是曰緩娶非不娶也且非獨長子也凡女子居父母喪者何人不然由孔氏之說則愈期不許嫁者父母之過彼女子何罪焉蓋嘗反覆求之所謂喪婦者謂喪夫之婦家有喪者謂之喪家則婦有夫喪者謂之喪婦喪婦即寡婦漢以後所謂孀婦也說文及釋名皆曰霜喪也孀字不見說文蓋即傅合喪婦之義而爲之廣韻引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嫠孀是東漢已俑孀婦長子者謂子已長也古人不諱娶再醮婦人居夫喪畢得再嫁雖有子不禁故以聖如孔子伯魚既卒子思幼孤而母嫁於衛不以爲非惟夫喪

畢而子已年長者則不宜嫁嫁則爲不安於室（韓詩外傳不受命也卽不安命也大戴詩之凱風寒泉所以作也故曰喪婦而子長者不娶設誼同）爲此條所以達人子之志而救禮制之窮也蓋夫死則嫁定制也子雖長不能以禁母也然父喪而母嫁人子終身之大恨不幸之尤也幼孤繦褓無所識知則已耳若儼然成人而坐視其母之更適人少有恥者所不能自安於世也聖人以是制之而人莫敢娶則嫁者絕而倫紀之事嚴母子之恩篤矣嗚呼古先哲王緣人情而爲之制如此其周且盡也是故君之於臣也不曰不廉而曰簞簋不飾不曰污穢而曰帷薄不修夫之於妻也卽萬不得已而當出亦必善爲之辭曾子之去妻也不曰不順父母而曰藜蒸不熟王陽之去妻也不曰竊盜而曰取庭中垂棗妻道臣道其義一也故妻之去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皆所以正妃匹重廉恥周書曰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孟子言太王之好色極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聖賢之謹昏姻而防夫婦之道苦者無所不至也錢氏大昕著七出論其言偏激作此正之

練祥兩祭異日說

儀禮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鄭注不明言練之在何日後儒或疑練卽小祥無二祭也以諸經傳考之而知其不然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此謂父在爲母也案凡期之有禫者如父母既沒爲妻亦當如此夫期之練且與祥異月則三年喪之練不與小祥同日明矣又曰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疏云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則三年期之喪先練而祥猶先虞而祔既爲兩事則練有

祭可知也又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額其練祥皆行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鄭注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爾夫既曰練復曰祥者以練而作主遷廟然後爲小祥之祭鄭君以祥爲大祥故有祫祭昭穆之言恐不然矣大戴禮諸侯遷廟篇曰成廟將遷之新廟此謂既練遷廟也其末云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此謂小祥之祭也穀梁文二年傳云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夫作吉主及壞廟皆大事也而皆於練則練之不可無祭又明也喪大記曰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既祥者謂小祥也祥而外無哭者謂大祥也蓋閒傳云期而小祥居堊室又期而大祥居復寢夫復寢者謂復正寢卽先爲殯宮之寢至禫而吉祭則復內寢是大祥以後不居門外之堊廬矣以此知既祥黝堊者爲小祥之居黝爲地飾堊爲牆飾是黝堊仍爲堊室也惟練後則不暇治地但飾其牆小祥乃飾地耳此尤易明者也大祥而外無哭者以大祥則已居門內之寢故不復有門外之哭至禫而樂已在縣并不復有門內之哭矣惟練之祭專爲喪服變除無筮日筮尸之事其禮殺於小祥故言禮者多略之喪服小記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期而祭者謂小祥也期而除喪者謂練也祭不爲除喪者謂小祥之祭非爲除喪以除喪自有練祭也合諸文以推之凶事先遠日練祭當在十二月之末或十三月之初小祥則在十三月之末矣練之祭既無明文而古人文義從便往往以練字代小祥禮之所謂既練而歸未練而出未練而反及小記所謂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凡此言練

皆是小祥也

夫之諸祖父母報說

儀禮喪服緦麻三月章夫之諸祖父母報鄭君注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賈疏云鄭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者此鄭既破或解更爲或人本作成人今以意改而言若今本不爲曾祖齊衰三月而依差降服小功其妻降一等得有緦服今既齊衰三月明爲曾孫妻無服慈銘案此鄭君正喪服之名辨正尊旁尊從服之義明妻於夫之曾祖父母有服而不報夫之外祖父母有服而報所以補經之不備也其誼甚精而賈疏不能闡發之諸祖者上不得包曾祖下不得該諸父而可以統外祖所謂別嫌明微也鄭於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注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輕也是謂曾祖以服數之差宜小功大功而今齊衰三月者尊其名而殺其月所以不大功者至親以期斷父母之三年本加隆而再期也父期則祖本宜大功亦以恩近而加期同之於至親也曾祖之恩輕不得由小功而加至大功也然其正服本小功則妻從服降一等宜緦矣曾祖之尊曾孫婦之恩輕故不爲曾孫婦報也夫之外祖父母者姑之父母也於夫爲外親之最尊者外親服本緦麻加隆而至小功故妻從服降一等而緦亦以恩姑而服之也而外祖父母爲之報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此鄭注之精義而宋人敖繼公近人程

瑤田猶不能達謂注文第二之曾祖父母當爲從祖父母夫從祖父母者父行也卽諸父諸母而可謂之諸祖父母乎夫之從祖祖父母尙有緦之報則從祖父母親近者自有相報之服不待更言矣而近儒如段懋堂氏猶謂注文第二曾祖父母當作外祖父母阮芸臺氏猶謂堂據通典補從祖父母四字於注文從祖祖父母下案今內板通典卷九十二凶十四引鄭此注并無阮氏所云等文甚矣鄭注之不易讀也又思喪服經特著齊衰三月章於大功九月之上其明會祖之尊服至矣爲傳者又重明之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作記者又引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古聖賢於正尊之服兄弟之名可謂丁寧之至矣而唐之太宗賢君也魏徵等皆名臣也猶加會祖服爲五月而至今因之至兄弟之異於昆弟喪服經傳尤彰

彰著明唐以前禮服諸儒人人知之而近儒如閻百詩任幼植等皆不能知宋之敖繼公乃謂大功亦兄弟服是不知大功有同財之義者也至曾祖齊衰三月之服包乎高祖以及百世遞見之祖自鄭注發之晉袁氏準宋沈氏括國朝顧氏炎武盛氏世佐褚氏寅亮戴氏震張氏履推闡之甚明而程瑤田猶謂高祖玄孫無服喪服經所不言者不制服也嗚呼是何悖古蔑倫無忌憚之至此也故嘗謂喪服足徵記一書實周孔之罪人不止爲鄭學之蟊賊也

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鄭注考

梁書儒林司馬筠傳高祖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下當有三年二字南史亦脫一則適妻之子梁書脫如母如母二字南史有是也二則適妻之子

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適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梁書言上有此字衍南史無）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案梁武分別三慈多乖經義而議鄭君揑而不辨蹶屬過言近儒褚氏寅亮駁之云內則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姆等其曰諸母卽庶母也武帝專以慈母等爲傅姆而遺諸母非矣褚氏墨守鄭君衞道甚竺然鄭君此章之注議者甚多胡氏培翬亦謂其與內則之注自爲罅隙閒嘗反覆鄭君此注及齊衰三年章注緦麻章注禮記曾子問內則喪服小記諸注以求之而知其蜫絡貫通條理精密惟此注實有傳寫上下倒易之處且歎世之能通鄭君之恉者少也今列經注而爲辯明之具於下方覽者可以燎然矣

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句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句貴父之命也注此謂大夫士之妾也不命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案鄭君此注則於齊衰三年之慈母與小功之庶母慈己畫然已明云父卒則皆得伸者大夫士之妾子父卒皆爲所生三年與適妻之子同也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案公子者諸侯之子也公子厭於諸侯公子之子則不厭於祖矣諸侯雖在公子之子亦得伸此服也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朞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案云君子子則父在者以大夫之子及公子之子若非父在則與士同無緣特置此服故父沒則不服之矣謂父沒即無此服非謂父沒則不服庶母也經傳既明言庶母鄭君亦明引士爲庶母緦之本服其內則之注亦云諸母衆妾也而此下云謂傅姆之屬是自相違反矣傳姆者晉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案此引漢制以相況謂今之乳母乃古之傅姆非古之乳母也）內則注云可者傅御之屬也既夕注云內御女御也是傅姆非父妾非慈己之庶母明矣內

則大夫之子有食母注云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然則鄭君此注他人無事不往下當接云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其不慈己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其下方云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謂傅姆之屬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蓋自服之可知也句以上釋庶母慈己之義自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以下乃辨慈母之名云其不慈己則緦可矣者慈己統師慈保三母言之謂若非此三母則自服爲庶母緦之服也云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者謂師與慈母保母皆服小功以庶母本緦三者皆以慈己加也蓋鄭意以國君之食子取士妻及大夫之妾大夫之子之乳母取之傅御故以三母證慈己之庶母外復引食母食子之非慈母以別之注義本明而傳寫倒亂遂滋異說蓋未細尋鄭注之齟理沿泥誤文遂不可通矣馬季長以貴人爲適夫人是也適夫人之子尚然則妾之子不必言矣金氏榜以注不及庶子爲闕漏非也鄭志陳鐸問氾閎引鄭注大夫之子有食母句已在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上案鄭志此條采之通典乃後人據今注誤本改之

緦麻章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

案養子者卽食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亦謂之乳母國君之子則謂之食子無母傅國君之子於慈母且無服無論食子矣鄭君注內則之食母引此經之乳母以釋之而此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者非殊養子者於乳母亦非殊傅御於賤者蓋鄭意欲以博乳母之名謂若始所選傅御之

養子者或有疾病他故更使賤者代之則亦爲乳母死亦當服緦也且此經雖主大夫而亦當兼士言之士之妻妾雖皆自食其子而或有疾病死亡安得不使人代之卽庶人之妻亦有不得自食其子者凡此皆名乳母皆服緦此聖賢之所以通人情而乳哺者恩之大赤子之所持重其名報其服亦所以重民生也賤者包外人言之若今之顧庸亦是也鄭君此注所以推廣經意而賈疏乃謂三母之內慈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賤者代之養子故云乳母既捉慈母於乳母又淪父妾於賤者五月三月之服殺亂而不分慈己養子之名幸合而失序謬之甚矣（通典引鄭志劉德問田瓊今時婢生口爲乳母甚賤而應服緦案漢末以俘虜生口反者家口也此皆不應服）

曾子問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

案此注以子游俾慈母如母故引齊衰三年之慈母以釋之

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

案此以與傳對言故引小功之庶母慈己以釋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此注云大夫士之子連士言之孔氏正義謂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己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又引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爲之小功以士爲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己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今案鄭君意以士不得備眾妾故內則之三母但指諸侯言之喪服小功章連大夫言之以大夫得備姪娣三母之

擇理可無闕士則妻自食其子而已故庶母慈己之服不言及士也然士之適妻子或妾子無母而命妾以慈己則仍制此服固不待言所謂禮以義起也故此注連士言之以取互文相備云父卒乃不服者與小功章注同謂父沒則服庶母之本服也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注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

案鄭君此章之注皆爲國君之慈母言之經注之文甚爲明白與喪服三年之慈母小功之庶母慈己爲大夫以下言者絕不相涉以國君之子於三母無服大夫之子於三母則服小功此不待辯者也而梁武乃謂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

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是蓋不知諸侯與大夫之別而又不知師保之慈即小功之慈也

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注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

案鄭君此注以士妻指乳母在三母之外其曰士妻食乳之而已者所以補經義之不具與下食子者節注互相明也

玉裁謂可卽阿字是也義疏謂諸母指生子者之父妾大謬諸母對孺子言之謂孺子之諸母也猶庶母對慈己者之己言之禮文倆謂皆有一定　段氏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

大夫之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注賤不敢使人也

案諸注則三母之中無乳母至爲明晳乳母卽所謂食子者大夫之子謂之食母國君之子不謂之母也食子者猶養子者也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注謂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然則以君夫人之尊尙不使妾食子何論大夫以下乎喪服圖注乃云父妾乳哺誠爲謬甚而梁武云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又云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是又誤以三母爲必須有子者與乳母混矣

又案鄭君之注三母雖止云人君養子之禮而鄭志陳鑠一作鏗問氾閣云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內則人君養子之禮人君有庶母尙無服何人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氾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是則鄭君平日之論實以爲此三母兼大夫言之故其弟子得以記論孔氏正義亦云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胡氏培翬以鄭注小功章爲矯揉遷就非也

喪服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注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正義引皇氏云此鄭注總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云卽也者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案據正義所言則注文謂上當有卽字此不兼適妻之庶子言卽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

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正義引庾氏云鄭注此明庶子爲適母子道舊定不假命之爲母子也案緣爲適母後者謂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假命之爲母子也案緣爲適妻後卽爲父後也故曰傳重不但命之爲母子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爲後正義注不云命後己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己妾旣可爲慈亦可爲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

案正義云記者見喪服旣有妾子爲慈母後之例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爲庶母後亦可爲祖庶母之後庶母謂經有子而子已死者祖庶母亦經有子今無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案此之庶母非慈己者也但父命之爲後而已若齊衰三年之慈母如母則不必先有子以傳明云妾之無子者也卽三母亦不必皆有子大夫及大夫之子於庶母皆無服不論有子無子也國君之子於三母本無服亦不論有子無子也緦麻章士爲庶母傳注及疏皆無分別有子無子之文且爲慈己之服與爲後異爲後必須有子者其服以三年慈己不須有子者其服以五月此名義之不容混者也爲後者亦止生養之如母死喪之如母於子祭於孫止不世祭皆與慈母同而已故鄭君別言庶子之爲後者傳重以明之正義引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是也

合諸經注以觀之據禮經之文慈母止一而已齊衰三年之慈母如母是也據鄭注之文小功章之庶母慈己卽內則之三母三母雖有師保慈之分其實皆慈己而已是慈母有二而實則四然三母終不得正名之爲慈母則慈母亦止一而已至乳母注云賤者代之慈己者此慈卽字字慈己者猶養己也與庶母之慈己義異則大夫士之制並無三慈之名也國君及國君之

子惟有師保之慈母亦無三慈之名也而梁武强爲分別名曰三慈其誤一矣又云兄弟之母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夫禮云公士大夫爲貴妾緦士無貴妾有子則爲之緦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未聞長妾之禮有殊加也且先有子者不必定是長妾其誤二矣又云經言君子子者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案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鄭注公子君之庶子也麻者緦麻之絰帶也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也夫爲其母服尚不得伸豈反於慈己之庶母從乎加服其誤三矣至鄭君必主庶母慈己爲大夫之制者以經言君子子雖可兼乎士而君子之俻經典多主在上位者又傳言貴人之子士與士妻皆不得當貴人之名也又以內則之三母例之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大夫有二妾則備娣姪二媵更有俻御之屬足以取擇三母士惟一妾故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明士止一媵或有娣無姪或有姪無娣雖亦有御者何足以擇三母乎魏書臨淮王孝友傳云古諸侯一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曲禮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安生亦云士有一妻二妾二妾者謂一媵一御也白虎通專主媵言之亥熊皆連御言之其實一也是則士無三母之證矣沈氏彤謂士亦姪娣具以顧亭林謂士無姪娣者非金氏榜以君子子爲士之子皆未達鄭恉者也然鄭意雖以爲士無三母而庶母慈己者則自可兼士言之故注明云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卽孔沖遠所謂士不必具三母者耳而司馬筠乃謂慈母之服止施於卿大夫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則又誤會鄭

義矣若梁代此禮之議則又有說梁書太祖五王傳云安成康王秀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聞太祖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並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案太祖者武帝之父順之本齊臣官止丹陽尹武帝踐阼後追尊爲太祖文皇帝當其命陳爲母子時實大夫也子雖貴不爵父禮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是秀與憺比始封之君猶用大夫士禮也文帝命爲母子而陳又無子是齊衰三年章之所謂慈母如母也天監七年陳太妃薨秀爲江州刺史憺爲荆州刺史並以慈母表請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命二王諸子攝喪祭事因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周捨司馬筠皆執禮經爲議而武帝不從遂定適妻之子母没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竊以爲是重失禮之大也

秀憺當行三年之喪而不行皇子無慈母之服而爲服武帝本出儒生而任肊武斷勇改古禮亦已甚矣末世之制多不足言而梁武三慈之辯後儒多惑之雖以近世如胡氏培翬之頴精禮學亦以其議爲是（僕禮義疏多出方氏苞之手亦取其義而又誤以武帝語爲司馬筠語）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故爲詳辯之至金氏鶚之駁鄭義淩氏曙禮論已辭而闢之而近人林氏昌彝三禮通釋全襲禮箋掩爲己說益不足詰矣

趙新又同年左傳質疑序

己卯閏月同年新又太守自津門寄示所著左傳質疑三卷循而讀之其言皆實事求是不務爲攻擊辯駁之辭每樹一義必有堅據每設一難必有數證其卓犖大者如論春秋之託始隱公以隱公賢而其後無聞有魯國者皆桓公之裔魯之君臣無

道及隱公者故春秋表章之猶論語之俾太伯爲至德策書之與載書簡書各不同載書不同以祝鮀述踐土之會次序與春秋所書絕殊爲證簡書不同以慶封言楚公子圍弒其君麇而春秋所書楚子麇卒之類爲證　晉文公周襄王之入不書一以文之殺懷例當如齊商臣之弒舍書爲弒君一以襄之出來告難而魯卒不遣使其入也亦不往賀故皆爲之諱弒君之賊非一人者經不悉書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以公子宋爲主者時歸生當國以此自解傳從而述之諸條皆大義微言深裨經恉論一車十人之制申王氏述聞之說春秋兵農已分申江氏羣經補義之說及以舟爲梁甸賦用牛諸條稽綜典制剏發宏議論魯三家公宮所在謂季氏居北門與郈氏鄰叔孫氏居西門孟氏居南門與臧氏鄰公宮當居城中皆鉤抉傳文及水經注諸書極有依據周王城成周之分魯廟俾太室俾宮之異鄭太宮之有兵庫晉廟之在曲沃駁述聞在絳之說齊魯南門皆名

穆門其內皆曰穆下亦作棘下魯之雩門以雩壇名在南門之右不當從水經注穆門即雩門之說陳鄭皆有墓門以城門近墓而名引陳侯扶其太子奔墓及晉葬厲公於翼東門外齊側莊公於北郭晉侯圍曹門焉輿人曰稱舍於墓及孟子言東郭墦間之祭皆城門近墓之證秦槭林當在今鳳翔縣境以顧氏大事表謂在今華州者非引漢地理志右扶風雍下注云槭陽宮昭王起是槭陽宮當以槭林之地得名若在華州則涇水不能至華安得秦人毒涇之後晉師更進反在其境　及辨大事表謂春秋時楚地不到湖南之誤以楚貢包茅據史記正義俾辰州瀘溪縣有包茅山文選五臣注菁茅生桂陽水經湘水篇注零陵郡有香茅辰州桂陽等皆湖南地　皆足以決千古之疑輔六經之訓其他辨析字句疏證疑滯如言君氏卒之當從左氏齊仲孫來之不當從公穀平王崩陳哀侯卒傳皆以經書日在前者從赴爲不可信都曰城邑曰築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之散文可通以及傳文引詩書之不同皆折衷至當攷桃無山酈注之異讀水經淄水篇注以無爲山名引

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疑酈氏所見本當作吾與子桃辭句與之以無山及萊柞乃遷於桃魯之郎有兩地其戰於郎之郎在南門外鄭之制鄙衍之當連讀下平曰衍瓜衍魯有昌衍漢志南陽郡有杜衍北地有朐衍西河有廣衍令狐刎首之屬晉非屬秦亦爲言輿地者之準埻至言嘉父之爲黃淵字叔羆之爲羊石虎字公冶長之出於襄二十九年之公冶蓋以王父字爲氏徒人費之即御人以述聞言暴徒人當作侍人爲非引莊二十八年傳御人以告于元杜注御人夫人之侍人下文費曰我奚御哉可知不驚徒御二字通用暴妾使余暴妾二字當連讀以述聞言暴字當在上句蔑字上爲非引漢書丙吉傳暴室嗇夫顏注主織室即周禮之女子入於春槀之署蓋古者女子有罪下暴晉語有女工妾即暴妾也魯人之皋皋與覺蹈爲韻下文書憂爲韻衡而委蛇必折引莊子達生篇注以委蛇爲泥鮨衡者橫道而行也皆善於持論令人解頤言春秋之曹未亡故孟子時有曹交以經書入不書滅傳言滅者君死曰滅猶狄殺衛懿公經書狄入衛而傳云遂滅衛也言史記趙氏立孤之事未必盡誣以韓厥言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知當時諸大夫共攻趙氏而晉殺先穀盡滅其族其討同括也當亦然觀武畜宮中田與祁奚則搜宮索兒滅趙分地亦有其事皆足以自申其說近日經學大師碩果不存閒有雋異之士又好爲高論標舉公羊攻擊左氏兼及穀梁昧是非之公涉蹈虛之弊獨稽中宿彥如李次白氏之左傳賈服解輯述鍾子勤氏之穀梁補注皆潛心攻索紛綸古誼道光以後所出之書以二書爲巨擘君既稽之宿學又爲鍾君弟子淵原演深博而知要至君所疑傳文有後人羼入獲麟以後皆出他人論雖有據然自處者爲劉見疑正義登臺數語致辨釋文後世沿流益滋異論甚至桐城姚氏疑傳

文多爲吳起所竄故於君此言不敢附和恐啟學者以疑古之漸其辨叔孫穆子之卒爲季氏所誣以昭子爲忠於魯君則鄙人素論竊有未同蓋叔孫氏實季氏之黨觀指楹可去及叔出季處之言其爲黨交已可槩見而昭公之討季氏也是春昭子方爲意如逆婦於宋至於臨時如闕明爲避君讎戾帥師實由豫誠其後不敢逆昭公之喪傳季孫之命廢久立之太子去從亡之故臣是其父子爲意如私人無所逃罪故范獻子云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此其實錄也納君祈死之言不敢等文之意如亦以其素黨我而不忌不然昭子非季桓之比讎戾非陽虎之儔豈有主實忠君而臣敢首逆者乎抑豈有姞實因季死而其子甘爲季用者乎夫昭公之立未有失德易縗故衽小節難言而穆子當時深致詆毀且曰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夫昭果不君魯之憂也何俾季氏如能害季卽强公家慶之不遑何云爲患此尤其世爲季氏死黨之明證也又據叔向議景王之言謂左氏議禮未協誠深通典禮扶持名教然余以爲此左氏之微文見意非眞有取乎叔向之言也蓋當春秋之季諸侯之臣多爲巨室私人不知有君臣名義如師曠之議衛孫林父出其君爲其君實甚史墨之謂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雖死於外其誰矜之女叔寬之謂萇叔違天必有大咎皆悖義傷教公相訟言而多出於世之所謂博聞通達之君子左氏身當其世蓋深惡之而不敢顯言故備載其詞以著其醜俾後之有識者誦之以知履霜堅冰之漸而昭公之朝晉也贈賄郊勞無失禮晉侯善之而女叔齊以爲是儀非禮夫以朝事言禮則盡禮而止矣乃必抑之以爲不足言禮魯之葬齊歸也公

不感史趙以爲歸姓不思祖不歸也夫葬親當感何論其母姓使其母爲風姓熊姓則將何解乎是不感者亦季氏之誣辭而晉之士大夫皆背公相黨以實其言成十四年傳曰春秋之脩微而顯志而晦烏虖此左氏述夫子作經之恉卽自述其爲傳之恉也良史苦心貴在善讀略舉平日一得之見以復於君願君之益有以教我也

附錄

先生論明儒學案云南雷於此書用力甚勤誠有明一代道學之囊括然其意專主陽明之學故雖先時之薛河東吳崇仁同時之羅太和羣推爲程朱適嗣者亦致不滿之辭然陽明功業文章自足照耀千古其於理學別提良知二字獨闢宗門雖事由心悟非取新異且以救正末流亦非無功要成其爲一家之言則可標以爲千聖之的則不可蓋自南宋以後儒者皆不憙實學而憙空言遂各標一說以思自異於是性情之字出主入奴理亂之篇殫麻罄竹心意忽先而忽後知能或合而或離究其指歸要無眞得其實由凡入聖合智與愚則論語之居敬大學之愼獨孟子之養氣三言已盡人人可爲何必衍支蔓之浮辭師禪宗之語錄徒形扞格適墮機鋒而積習相沿賢者莫免

日記

先生與顧河之書云說經之家昭代爲盛乾嘉之際碩儒輩興然至劉申甫臧在東陳碩甫諸先生出拾遺補闕其學愈密而尊奉西京藉薄東漢頗詆康成以信其說故孫伯淵氏謂近來學者好攻鄭氏其患不細蓋孫氏同時若程易田氏焦里堂氏皆喜與鄭爲難而段懋堂承其師傳之說亦有違言卒之姚姬

傳陳碩士輩借端排毀經學遂微不及卅年澌滅殆盡好高之過其弊至此嘗謂鄭氏徧注六經數百萬言旣繁且博自難並絕小疵又時習識緯朝廷所尊狃於聞見聞一援引以曉愚蒙不得爲過著述旣多門徒益盛復不免假託師說雜糅其閒故或先後不同從違不一後儒挾私尋釁譬于江河之大求泥沙之微固無有不得者也莊珍藝有言漢學之存于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同要當珍若拱璧至如孫氏之注書酷信緯學劉氏之說春秋尊奉公羊力申黜周王魯三統之義謂夫子借以行天子事莊氏謂夏小正卽連山易改其名爲夏時明堂陰陽經此皆意過其通驚世駭俗反爲宋學助之攻矣文集

先生書沈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云古未有形聲訓故之不明而能通經者未有名物象數之不講而能知學者夫朱子理學之宗而或推爲集經義之大成者也然其言曰一書不讀卽闕一書之義一物不知卽闕一物之理此不特訓故不可略而詞章術數小說釋老亦在所不棄矣且經之須訓詁其事甚賾其功甚勞其效甚微昔人亦何好焉而必孜孜於拾遺掇墜抱殘守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不得已者蓋章句不明卽經旨晦文字不審則聖學疏節文度數形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食貨輿圖均不得其要窒都羅臺山爲宋儒之學者也而其言曰訓故不明則文字不眞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是誠見其本者矣

同上

先生擬宋史儒學傳序云自漢書傳儒林歷史因之至宋而有道學之別嗚呼誰爲此名可謂不學者矣道者六經是也儒者之所習無二學也維伊維立教漸爲空虛謂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思意命脈眞傳至是始出漢唐千載未涉其境更取異名別於儒林以文其不學之跡言語日繁性道日歧沿及明代五百餘年遂無言知學問者顧其人類能狷介自守若眞德秀魏了翁楊萬里陳傅良葉適袁燮之徒亦皆有功業卓卓可稱者固不可謂性理之學無裨實事矣同上

先生官戶部時尚書朝邑閻公方嚴翬名實下教諸曹郎分日入謁尚書坐堂皇旁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隸呼囚者然吏持牒至先生手書累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輕量天下士伉直激切若昌黎與張僕射書走筆付吏去閻公得書頗善之事遂已不步青撰傳

先生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以是人多媢之然盧中樂善後進一言之合謖之不容口門下著錄甚衆平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同上

越縵弟子

陶先生方琦

陶方琦字子珍會稽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督學湖南勤求賢雋惟日不足以憂歸服除赴京數月卒年甫四十平生博綜羣籍汲汲於古述造無閒歲時治易鄭注詩魯故爾雅漢注又習大戴禮記其治淮南王書以推究經訓蒐采許注拾補高誘再三屬草矻矻十年實事求是有淮南許注異同詁許君年表漢孳室文鈔駢文詩詞參史傳復堂文續亡友傳家傳

陶先生濬宣

陶濬宣字心雲號稷山會稽人幼孤好學博通經史深於金石碑版之學光緒丙子舉人王祭酒先謙視學江蘇聘任襄校佐

祭酒輯東華錄張文襄時督兩廣聘主講廣雅書院官道員不仕歸建東湖書院於東郊烏門山麓經營二十年後改通藝中學堂宣統元年復改爲法政學堂家貧興學艱苦拮据鬻字之資悉充校費實開越中新學之先三年卒年六十六著有稷山文存修初堂集通藝堂詩錄稷山論書詩參家傳

文集

紹興東湖書院通藝堂記

昔者仲尼有言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蓋古無經名目之曰藝期致用焉漢志易書詩春秋禮樂標曰六藝列朝史志曰藝文曰經籍一也自後世尊聖言爲經專以技術之事爲藝儒者但高虛聲不求實用經與藝始歧而爲二而中邦學問之拘墟人才之衰落自此始已說文埶種也箋傳並訓藝爲樹段玉裁曰儒者之於禮樂詩書猶農者之樹藝也故以六經爲六藝史稱聖門高才身通六藝其所謂通非故訓名物高語性道已者必周知其理所當然又實試其事所必然其體各具其用各足會而通之由六者而推之萬事萬物一也古之學者三年通一藝非通一藝不足治羣藝非通羣藝不足治一藝後世學子所致力非必離此六者而安所已習毀所未見終以自蔽其諸失志而妖逐末而蠹班氏所謂利祿之途揚子所謂學爲禽犢者無譏焉即嘵嘵然奉一先生之言規的號召厥所依據弗出漢宋兩家互爭雄長而漢學家流弊在搗虛要皆無關大道不周世用其有屏兩家之習貫漢宋之郵者文儒無異傳經人無異師相推相盪謂稱通儒迺或

攷之於古而通推之今未必通著之於言而通核之行未必通
持之一身而通措之天下未必通世之詬儒者至謂天下事非
儒生可屬而儒生實不足屬天下事豙即六者之經并詬之此
近百年來他洲之客所由扼其亢擣其空者也微積元代之術
中外同實而異名聲光化電之機西人攘中以成法縋幽鑿險
旁貫支通轉環之理時會與焉而蔚然守古者熒其聽瞀其眡
且鄙之夷之曰藝也藝也於虖彼陸顛而遺本此循本而迷顛
庸愈乎夫知古而不知今是爲迂儒之蔽知今而不知古是爲
俗儒之匝世變亟矣國家旁求自强之術可謂勤矣而當代士
夫守舊者狃於泥古維新者偏於徇今濬宣睄睄焉憂泥古之
守隅而昧方憂徇今之獲支而亡幹冀得一目洞萬古用隨一
時之俊與之言天下事不可得退而逌然思鬱然歎愾然而寤

謀乃正告天下學者曰游藝本乎志道致用原於通經兩漢之
閒儒者治經皆以經世若以禹貢行水春秋折獄詩三百五篇
當諫書六經之文無一字不可發於政見於事學者讀一書必
求一書之用遇一名一物必格一名一物之原究古今治亂之
迹參宇宙利病之情窮事物終始之故毋晝於學成而上藝成
而下之分所謂讀書貴博貴精而尤貴通焉闡經術爲變法之
本酌古訓爲救今之方發明聖制採測微言毋守舊而非今毋
說新而厭故經與治爲一貫文與事爲同條庶藝而道矣抑吾
說更有進道寄器者也道器無異體道者器之道不可謂道之
器未有弓矢無射道未有車馬無御道未有玉帛鐘鼓無禮樂
道未有刀筆籌觚無書數道器成謂之藝藝成謂之道道得謂
之德天下無無附麗之道即無無寓道之器道與器爲變通氣

與時爲化裁者也羣萬不同同歸於用聖人所不知匹夫婦知之而道之歧異百出者視地球等等之物之事質點起滅蕃變懸絕不可致詰天若一任其生之作之在其中而無權而林林芸芸反反復復云道云理皆貫於一其效實則異其儲能則同異終於同一木之材製成十器貴賤迥殊此始同終異之說也萬物起於一點地球亦點也桃李之子中含一點所謂仁也西人謂之儲能　物始於同終於異始於動植羣物蔑不可視此一器渾合無閒此始異終同之說也類推此古今之公理也今天下震撼於域外之觀若冰炭若水火若秦越之背馳不知通貫合并之理反儲於積不相能之閒中邦學問燬於秦隘於漢蔽於宋支離穿鑿於今民智未開大道晦絕二千餘歲矣其晦焉其絕焉晦於同絕於同今且自異我者而祿之而發之至拙出至巧至陳出至新至庸出至奇如陰陽之相生如水火之相濟異者同之荄背馳者合轍之軌也東西二人各自背馳不已至極外自合此背而合之證二冷相遭或成涪熱二清相雜忽見濁泥此同而異之證夫因陋就簡顓己守殘止境也對鏡而明相礪而善進境也性情心術萬古不變者也學問知識萬變無害者也物之競者求精愈競則愈精今天下之不幸實天下之至幸也是非獨燭遐慮識時巨子惡足語此哉蓋中西學術之不同尤犖犖大者中曰尊古西曰掩古一事一言必述古昔不敢鑿空等而上之由宋而唐而漢而周秦尚矣西人則否後出之學必突蓋曩哲掃滌空之故英自威里士格蘭特斯賓塞爾達爾文赫胥黎法自古維爾蘭麻克爵弗來德自方拔萬俾爾美自圭列氏言天學言生理言天演諸書出一時宗尚舊籍屏廢按荀卿斥墨宋詆慎田譏惠鄧而罪子思孟子韓非賤儒墨稱五蠹盡攘當世政治家宅若申商鬼谷之流皆奄闇舊籍成一家言周秦諸子掩古之學與西人同愚故謂西學出於諸子詳

下子學堂記 西人矜新以壓故中人摹故以爲新然尊與掩背而合者焉異而同者焉無故不能生新無新不能拓故譬之五穀之舊質無用然謂舊質脫棄則種新穎出則臘拉丁之制度文章迄今西人多誦習以爲博雅足徵西人亦知尊古也采西意行中法采西法行中意晝夜異候而成日寒暑不同功而成歲此濬宣通藝之意也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易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安得天下億萬學子如夢覺痿起忽生動力大地流轉熱鎔冰遷所謂靜極而動翕極而闢之際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王先生繼香

王繼香字子獻會稽人世以孝友文學爲鄉里所重光緒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改河南知府不數年卒居鄉日宗先生穆辰設四賢講堂先生時聞緒言極荷獎許宗先生歿先生以振越學之墜緒接躬恥之傳薪屬望後來見於所爲四書體味錄殘稾跋嗣游越緩之門潛心攷訂尤精金石之學著作甚富俱未刊行參家傳 躬恥齋四書體味錄殘稾

案先生主講南北諸書院著弟子籍者甚衆皆著作無徵未敢濫列

越緩交游

張先生之洞 別爲南皮學案

王先生先謙 別爲葵園學案

周先生壽昌 別見湘鄉學案

黃先生以周 別見儆居學案

譚先生獻 別見曲園學案

朱先生一新

朱一新字蓉生號鼎甫義烏人生而肫厚三四歲時見羣兒嬉戲慮其失足輒趨掖之其祖常曰此兒心地極好他日必不肯爲自了漢年五歲從師識字聞隔坐童誦中庸論語即默識之比師授讀已半成誦年十五遭寇亂戢景窮谷不廢繙閱弱冠後研究經史窮極精奧而務求其通嗜濂洛關閩之書六七百年來鉅儒纂著皆能言其得失光緒丙子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典試湖北取士尙實學補陝西道監察御史上豫防宦寺流弊疏劾及內侍李連英降主事旋以母疾請急歸臺省同官祖送京師士民皆目爲眞御史既歸曲盡孝養布衣疏食無異寒士南皮張文襄時督兩廣延爲端溪書院山長復聘主講廣雅書院課諸生以經訓性理及史事詞章有用之學院中生徒有聰穎喜新奇者必導以正大篤實久而悅服先生持躬接物沖夷和粹無疾言遽色褊心苛論所篤守力行者在一誠字謂上自君國下及家庭苟有齟齬皆由積誠未至以此深自刻責其學務通經以致用故爲詞臣志在論思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不憚展轉入告爲言官則惟論理之是非不計事之利害凡防微杜漸不敢緘默以自安其主講書院辨章學術誘掖人材不惜瘏口曉音反覆論難甲午夏卒年四十有九遺書有無邪堂答問五卷漢書管見四卷奏疏一卷佩弦齋文詩存五卷外集四卷總爲拙盦叢稿尙有京師坊巷志德慶州志東三省內外蒙古地圖考證參史傳行狀

無邪堂答問自敍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尙書督粵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

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專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
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册記質疑問
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徧觀
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游西樵三人者舟
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
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爲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
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
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爲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
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虖自義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
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間道術分歧蠭午旁出人
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
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分派別一若終
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其爲學
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
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爲是言也摘
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已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滋大矣
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
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
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蕝既已隘其耳
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爲好爲新異者復亂焉爲鹵莽滅裂以求之
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蘄至於聖人之道蓋亦
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尚志所爲異於凡民也
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
恆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已者也

余誠譾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衆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烏虖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尙其顧名思義而毋或瞀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

文集

答陳生鍾璋問王陽明學術

陽明天分卓絕其言直指本心簡易切至處有益於學者以之救近日漢學家支離破碎之病尤爲對證良藥但與朱子相較則精粗疏密之間不可以道里計朱子爲學之功散見語類文集者陽明傳習錄之說多與異趣固不待言而朱子訓釋格致之旨大要盡於補傳一章所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大學之明德陽明之良知也孟子以孝弟言良知陽明則以知覺運動言良知孝弟爲仁之本此惻隱仁之端蒸民之詩所謂有則也知覺運動雖亦本乎性生而有氣稟清濁之不同苟失其養則易爲氣拘物蔽故曰物交物則引之矣蒸民之詩所謂物也宋儒言性必分義理氣質者意亦同此有則之性當擴而充之此卽孟子之所謂良知陽明亦卽大學之所謂致良知亦卽大學之所謂明明德也有物之性則所稟有剛柔清濁之不相侔所發卽有喜怒哀樂之不中節而天下之事物本有一定不可易之理吾以氣拘物蔽之私意參之則應一事處一物必盡淆於意見而不得其當聖賢知其然也故有格物窮理之功而窮理格物之功其事甚繁其義甚大初學何從下手故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如愛親敬長此秉彝之本乎天者仁義禮智亦四端之根

乎性者中庸所云天命之謂性也此人之已知者也顧人人同此秉彝何以或爲聖賢或爲桀紂是在擴充而已苟日充其氣稟之濁者惡者則馴而至於桀紂也不難苟日充其氣稟之清者美者則馴至於聖賢也亦不難析之不極其精將誤以濁惡者爲清美者之所發而處事接物無一得當矣且人人知當愛親而得其道則爲大舜不得其道則爲申生循是以推天下事萬變無窮而皆各有其自然之則與夫當然之理冒昧以應之非太過卽不及此非徒良知之所能盡也吾未聞孩提之童而遂能爲浚井完廩應變之方于田號泣怨慕之事也使舜不能窮事物之理至乎其極則亦爲井中之泥廩中之灰已耳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曾子大賢臨事猶不能無幾微之惑況於千百庸衆中而謂可致吾之良知率爾以應之哉且陽明之所謂良知又混物與則而一之與孟子之專指有則而言者不同心與性有別也復不言人性之善而言本心之明歧之又歧夫心雖所以具衆理應萬事然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危惟微操存舍亡古聖賢莫不於此致其戒愼恐懼焉大學先格致而後誠正物之不格知之不明誠於何有格致誠正者所以明其明德而葆其良知也今不用格物窮理之功而曰吾心自有良知復不嚴心性之辨而卽以本心之明爲良知則彼倣規錯矩者皆可託於小德出入之說而曰吾心之本明如是是卽吾良知也蕩檢踰閑者亦可託於食色爲性之說而曰吾心之本明如是是卽吾之良知也王學末流猖狂恣肆如顏山農何心隱之徒既已詭誕不經李卓吾更復非聖無法以讀古書者爲俗儒以拾宗門糟粕者爲俊士學術既壞國步隨之此雖非陽明所

及料而實其講學之宗旨稍偏致人才敗壞於冥冥之中而不自知是故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也

又答問劉氏台拱論爲人後者不降本生服

古者服不貳斬今制猶然惟出仕者始貳斬此古今之通義也父在則爲母期厭於所尊也爲人後者爲其本生報經有明文而斬衰之服惟子爲父諸侯爲天子大夫士爲君妻爲夫妾爲君以及爲人後者始有之皆所以重名分雖以母之尊親不得與焉齊衰三年父沒則斬衰也既爲人後則以所服服之雖古人重大宗之義而於情固不容分致於禮亦不得貳斬嚴之至也慈母之服特貴父命見儀禮喪服傳齊衰三年與母服同若推斯義以還服其本生用斬衰則違不貳斬之義用齊衰則無端而降父服爲母服進退兩無所據且古者大宗有收族之義故族人亦爲之報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乃明大宗以承祖禰不當絕之之義苟有支子則小宗亦自可繼非謂小宗必當絕也先繼大宗若支子多則小宗亦可繼後世無承祧之重無收族之義則大宗與小宗同而爲人後之制小宗與大宗亦不得獨異以古制論之今人但有小宗而無大宗蓋宗法既亡譜牒難考即有聚族而居至數百年者其大宗亦多降爲皁隸既無爵士相傳即無收恤之誼無大宗之實而徒以大宗之名歸之欲行古制於今日其多所窒礙也宜矣今惟有世爵者乃可言宗法而自族人以外海內曾無幾家此數家者亦未必族人繁衍又何宗法之可行三代宗法之行親親也而尊尊貴貴之道寓焉今士無常貴民無常尊世登顯仕者未必即是大宗之子必欲論此普天下惟衍聖公一家耳自宋南渡後亦以小宗爲大宗今襲爵者非大宗也其大宗世嫡在浙之衢州蓋隨宋高宗南遷者故衢州孔氏有五經博士一人慈母之服初非當服者見曾子問特承父命而服之今以本生父母之

尊而忽躋於父妾之賤欲厚其所生反乖其名實人孰不思隆生我之恩聖人特制爲人後之禮使之移本生之恩以篤於所後此中輕重權衡自有精意以此坊民後世猶有見利忘義因財產而爭繼者使劉氏之說得行恐張璁桂萼之徒接迹於天下矣

答林生鶴年問程子性中無孝弟語錢竹汀謂極有病程子此言乃門人記錄失其語意之輕重集注引此文不敢專輒刪改實則其意謂性乃包四德之總名孝弟亦仁之所發若論性體則言仁而孝弟已在其中不必復言孝弟但行仁必自孝弟始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注上下文語意本自明晰其云仁是性孝弟是用一主其所存言之一主其所發言之初無病也獨此二句下語太重遂爲後人口實不知朱子論語或問中論此二語至詳凡近儒所致疑者朱子早已見及矣毛西河詈此二語較竹汀尤甚至謂宋儒忽庸行而索之空虛此乃漢學家口頭語動輒以此詈之實未嘗細讀宋儒書也其辨主一無適天卽理二條尤爲無理取鬧凡漢學家支離如此類者當分別觀之毋爲所眩惑也

答周生梁基問蘇潁濱駁孟子性善之說

楊子云人知仁義禮智之出於性而不知暴慢貪惑之亦出於性也蘇氏之說蓋本此然非善讀孟子者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性善故可也至於爲與不爲則仍視乎其人耳而蘇氏之闢孟子乃曰有惻隱之心亦有殘忍之心有羞惡之心亦有無恥之心云云是必人人皆善人人皆堯舜而後可謂之性善也豈知孟子之言有惻隱有羞

惡即孔子所謂相近也性也蘇氏謂有惻隱亦有殘忍有羞惡亦有無恥則孔子所謂相遠是習而非性矣孟子可議孔子亦可議耶今姑就其言詰之其謂有惻隱之心亦有殘忍之心固也而不知雖殘忍之極者亦時有惻隱之心其謂有羞惡之心亦有無恥之心固也而不知雖無恥之極者亦時有羞惡之心推之辭讓是非莫不皆然觀丹朱之不肖而賓虞乃以德讓稱象至不仁而見舜時仍有忸怩其理尤彰彰可見蓋仁之端義之端特就其天眞之流露者而言所謂平旦之好惡其與人相近者幾希固不能執其旦晝所爲之不善而謂人性之非出於善也然則古聖賢垂教萬世之言殆非後儒所可輕議矣

附錄

先生嘗謂古人致治之法存諸經後人致治之法存諸史穿鑿附會經學之蠹也徒沾沾名物器數繁稱博引震炫一世而治術學術之廣大精微者轉習焉不察國事人心亦復何補若當多事之秋則治經不如治史之尤要故於輿地經濟尤極究心凡所議論皆有實際非徒爲大言者比 朱懷新佩弦齋雜存跋

道咸以來士夫好講西漢公羊之學浸淫漫衍其流弊至於蔑古荒經先生引以爲憂抑之甚力答康長孺三書於僞經改制辯論詳盡又與論性書絕不苟同 尹恭保撰傳 廖廷相撰行狀 佩弦齋文存

先生官京師嘗於重九日偕桐廬袁爽秋戶部秀水朱亮生太守貴筑黃再同編修游西山歸途遇雨感疾作狂語大致謂民窮財盡不力求振作非祇外患必有內憂而尤以俄爲大患聞者咸歎其忠讜之蘊蓄有素也 尹恭保撰傳 廖廷相撰行狀

先生主講廣雅書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

仿古顓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延四分校主之諸生人賦以册記質疑問難以次答焉成材甚衆佩弦齋文存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五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六

天津徐世昌

若汀學案

若汀精研算術迻譯諸書皆切於時用尤能實施於製器

顧其自信仍在著書述若汀學案

華先生蘅芳

華蘅芳字若汀金匱人父翼綸道光甲辰舉人官江西永新知縣勤吏事巨猾阻險縱其黨出掠翼綸單騎往諭之使縛殺人者以獻咸服其罪擢知府辭歸不復出先生年十四得程大位算法統宗殘帙讀而好之不數日盡通其術翼綸授以九章算術數理精蘊諸書學益進乃使從同縣歲貢生鄒安鬯游徧讀秦九韶李冶朱世傑諸家書通天元四元之術校數書九章補

宋景昌校勘記所未詳咸豐初西人於上海開墨海書館代數幾何微積重學諸書次第譯行先生與同縣徐雪村益相砥厲目驗手營顧不獲實試偶有疑難斷斷日夜不休必求通其奧窾而後已知三稜玻璃分光七色求之不得乃以水晶印章磨成三角以驗之知槍彈行拋物綫雪村以爲仰攻俯擊當不相同乃遠近多爲之鵠射擊測視其好學深思實事求是類如此同治元年曾文正辟雪村佐軍招先生偕往雪村造黃鵠輪船繪圖測算推求動力蓋先生之力爲多文正以奇才異能奏薦及文正督兩江於上海設江南機器製造局使先生佐雪村爲之經始既又於局附設繙譯館二人分任譯書雪村任化學汽機先生任算學地質其後遂各以專門名家先生招趙靜涵爲助譯成測繪數理法律醫學諸書凡十二種百六十卷譯本文辭暢朗論者謂足兼信達雅三者之長西士傅蘭雅著譯書事略備詳其事其閒嘗再至天津佐海光寺製造局武備學堂一至湖北充自强學堂兩湖書院教授其在上海充格致書院教授又在無錫充竢實學堂教授嘗謂講學不若著書其功爲尤大蓋講學之啟發者僅在一時一地而著書則可以垂之後世傳之海內而無窮其著作之尤精者如開方別術併諸商爲一商海盜李壬叔稱爲空前絕後之作又立積較術與後來日本推差新法軌轍相同而積較書成在推差法十數年前疇人家推爲先覺光緒季年卒著行素軒筆談十二卷所自譯之書有代數術二十五卷微積溯源八卷三角數理十二卷代數難題解法十六卷合爲行素軒算學

參史傳　疇人傳三
編錢基博撰傳

代數術序

代數之術其已知未知之數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減各有記號以爲區別可如題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層累已明階級已見乃以所代之數入之而所求之數出焉故可以省算學之工而心亦較逸以其可不假思索而得也雖然代數之術誠簡便矣試問工此術者遂能不病其繁乎則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進而不已苟不至昏眊迷亂必不肯中輟故始則因繁而求簡及其既簡也必更進焉而復遇其繁雖迭代數十次其能免哉自是知代數之意乃爲數學中鉤深索隱之用非爲淺近之算法設也若米鹽零雜之事而概欲以代數施之未有不爲市儈所笑者也至於代數天元之異同優劣讀此書者自能知之無待余言也

微積溯源序

吾以爲古時之算法惟有加減而已其乘除乃因加減之不勝其繁故更立二術以使之簡易也開方之法又所以濟除法之窮者也蓋學算者自有加減乘除開方五法而一切簡易淺近之數無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慮日出不窮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爲快遇有窒礙難通之處輒思立法以濟其窮故有減其所不可減而正負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宗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數中種種記號之法皆出於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爲簡難者爲易遲者爲速而算學之境界藉此得更進一層如是屢進不一而所立之法於是乎日多矣微分積分者蓋又因乘除開方之不勝其繁且有窒礙難通之處故更立此二術以濟其窮又使簡易而速者也試觀圓徑求周眞數求對數雖無微分積分之時亦未

嘗不可求惟須乘除開方數十百次其難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積之法理明而數捷也然則謂加減乘除開方代數之外更有二術焉一曰微分一曰積分可也其積分爲微分之還原猶之開方爲自乘之還原除法爲乘法之還原減法爲加法之還原也然加與乘其原無不可還而微分之原有可還有不可還者是猶算式中有不可還原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減乘除開方已足供吾之用何必更求其精是舍舟車之便利而必欲負重遠行也其用功多而成功少蓋不待智者而辨矣

附錄

先生所著筆談一論加減乘除之理二論通分之理三論十分數四論開方之理五論加減乘除通分開方之用六論天元及天元開方七論方程而及四元八論代數記號等式九論代數中助變之數及虛變之法十論微分十一論積分十二論各種算術不外加減乘除並推論以算學著書及再續疇人傳綜計自加減乘除以至微積由淺入深術本繁難而括之以簡易之旨理本艱深而寫之以淺顯之詞爲先生平生精力所萃（筆談）

三角數理爲英人海麻士所撰先生與傅蘭雅共譯之書首明三角用比例之理次論兩角或多角諸比例數次論造八綫比例表之法次解平三角諸形次論諸角比例乘約變化之理附以專論對數術及諸三角形設題百則次總說球上各圈及弧三角形之界次解正弧斜弧三角形之法次雜論求弧三角數種特設之表終以論弧三角形設題二十七則先生譯此書竟謂其法實不能出外角和較與垂弧次形總較諸舊法之外益覺徐有壬拾遺三術超越西人爲難能而可貴也（三角數理）

先生在天津海光寺製造局駐德使署購歸新出試彈速力電機見者莫知其用先生以微分之理解之理明而用亦明在天津武備學堂德教習購得法越戰時所用行軍瞭望輕氣廢球主者欲新之以授學生演放而教習居奇久之而功不就先生乃督工別製徑五尺小球用强水發輕氣以實其中演放飛升觀者贊歎德教習內慚僅乃竣事錢基博撰傳

先生教算術誘掖奬勸口講指畫務以淺顯易明之語達精奥之思其教幼生有時演算故爲舛錯幼生或笑曰先生誤矣則從容問誤在何處或以對笑謂曰我今老矣算學竟不及汝曹其鼓舞諸生勉之向學有如是者同上

若汀家學

華先生世芳

華世芳字若溪若汀先生弟也拔貢生幼聞徐雪村與若汀討論厤算格致製造諸學心好之長乃盡通其奥著有恆河沙館算草近代疇人著述記參華世芳記徐壽軼事錢基博華蘅芳傳

若汀交游

李先生善蘭別爲壬叔學案

曾先生國藩別爲湘鄉學案

徐先生壽

徐壽字雪村無錫人五歲喪父事母能盡孝及喪母慼母苦節年六十冠衣不純采幼嘗應童子試謂舉業無實用棄去治諸經務挈綱要讀禹貢條其山川田土物產列之爲表讀毛詩亦然又用李兆洛所刻輿圖以朱筆塡寫春秋兩漢水經注諸書土地名讀宋五子書銘座右曰不二色不誑語接人以誠務躬

行踐其言海通後西學入我國儒者以格物致知之義緣飾之凡算學重學化學礦學醫學諸專門之書通名之曰格致先生潛心肄討務窮源竟委嘗言格致必藉製器而顯手製諸儀器如指南針象限儀皆備上考古樂造古樂器皆協律若汀先生與同志日夕砥礪學益進同治初曾文正駐軍安慶聞先生名以肄精數理博涉多通奏薦請徵以佐軍敕下江蘇巡撫訪求資遣先生與若汀及子建寅詣軍文正令專掌製造既隨軍至江窻安慶江窻先後設製造局先生皆預其事試造木質汽船若汀主測算而造器置機皆先生手製不假西人數年而成長五十餘尺每時行四十餘里文正名之曰黃鵠是爲我國自造汽船之始文正又以奇才異能薦先生及若汀既令籌設上海製造局百事草創乃上議請譯西書煉煤鐵造大砲練海軍文正用其議於局附設翻譯館聘西士偉力亞烈傅蘭雅林樂知金楷理等廣譯諸書先生所譯述曰西藝知新化學鑑原化學考質化學求數物體遇熱改易說汽機發軔營陣揭要測地繪圖寶藏輿焉法律醫學凡十種西藝知新有續編化學鑑原有續編補編尤稱善本同治末與傅蘭雅別設格致書院風氣漸開成就益眾山東四川仿設機器局皆延先生主其事以譯書事尤急謝不往而使其子建寅華封代行大冶煤鐵鑛開平煤鑛漠河金鑛經始之初皆爲擘畫規制購器選匠資其力焉無錫產桑宜蠶西商市繭奪民利先生考求烘繭法倡設烘竈又置廠以機器繅絲育蠶者利驟增既以材能被徵命登薦牘然官僅至縣丞性狷介固不樂仕進光緒十年卒宣統季年學部奏先生及若汀若溪兄弟昌明絕學儉遺後賢厥功甚大請宣

付國史館立傳會國變傳未及撰進 參錢基博撰傳 華世芳書軼事

附錄

先生既以不詮語銘座右復條舉其目云毋談無稽之言毋談不經之語毋談星命風水毋談巫覡讖緯其見諸行事也昏嫁喪葬不用陰陽擇日之法四時祭祀專奉祖先不祀外神治喪不用僧道儀醮及樂工鼓吹營葬不用堪輿家言居恆與人談議凡五行生克理氣膚淺之言絕口不道總以實事實證引進後學 程培芳傳

先生少時遭世亂寇將至盜賊閒作乃佐鄉人捕里中姦猾畀夷置之法散其黨邑賴以安及寇大至邑城不守率鄉人百餘舟避地太湖之濱時四周皆寇先生以計得出鄉人皆獲全其智略有足多者 華翼綸傳

先生手製器械甚多嘗仿製墨西哥銀幣精鏤鋼板爲模校準分兩鎔銀爲餅納其中自高樓懸石椎一擊而成顧面幕之紋成矣而邊花作之甚難屢次修改軋槽而邊花亦成以入市雖老於賈者不能辨其非也其後英士韋廉臣歸國嘗從易數十枚以去置倫敦博物院 錢基博撰傳 華世芳書軼事

華鎏秋曰余居邑城之西兩人不相識亦不相聞也一日鄉先生鄒敬甫爲余言西鄉有人能作古樂器皆協律遂訪君姓名而得訂交嗣是每作事必與余偕余長子蘅芳亦與君善並同徵召君囚不樂仕進雖應徵召而未嘗爲官惟西人每以化學制器倣我中國及君出而學者皆恍然向風即西人亦服君之能也 華翼綸傳

趙先生元益

趙元益字靜涵新陽人與若汀先生爲中表兄弟少喪父從母居外家弱冠補諸生嗜讀書寇至黃丕烈汪士鐘諸家藏書盡出先生得宋元祕本甚多而若汀王父長於醫家富醫書先生得盡讀之遂以醫名兼治算術若汀在上海譯書邀先生自佐先後譯成行軍指要測繪海圖數學理儒門醫學西藥大成內科理法法律醫學濟急法保全生命論諸書光緒戊子舉於鄉明年無錫薛叔耘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招先生從行又譯成西國地志若干種居倫敦三年不習水土病作而歸然從事譯述不輟十八年以譯事力疾之京師遂卒所譯又有英民史略西國地理志測繪算器圖說小學校新律皆未及寫定參華世芳撰傳

雪村家學

徐先生建寅

徐建寅字仲虎雪村先生仲子也年十八侍父赴曾文正軍雪村先生造汽船已實佐之及至上海又助成惠吉操江測海澄慶馭遠諸艦雪村先生與傅蘭雅等譯書則亦昕夕從事成器象顯眞輪船布陳汽機必以三書同治十三年調赴天津製造局掄造強水所費視購自外國者三之一耳是爲我國自製強水之始是年總理衙門下敎徵人才江蘇巡撫丁日昌令先生籌論時局遂上萬言書總理衙門奏薦使才乃以郎中記名出使大臣簡用光緒元年山東巡撫丁寶楨調總辦山東機器局先生躬自營度未嘗延用西人三年有成寶楨以心思縝密條理精詳奏薦命赴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旋授德國參贊遂周游英法諸國以所聞見著歐游雜錄又譯德國議院章程輯德國合盟紀事本末十年回國命以知府發直隸十二年兩江總督

曾國荃調會辦金陵機器局中機器鍊鋼並造西式後膛
擡鎗尋擢道員二十一年冬奉召入對命查驗天津威海船械
二十二年派充福建船政提調撰兵法新書議院章程測地捷
法三書進呈留覽二十四年設農工商局以先生充農工商務
大臣局旋裁去職湖廣總督張文襄奏派總辦湖北營務並課
吏館武備學堂總教習撰造船全書繪畫船機兩書旋兼辦保
安火藥局自造機器製火藥試之與購自外國者等又兼督漢
陽鋼藥廠製棉花無煙火藥先生日手杵臼親自研鍊二十七
年春藥成甚自喜方蒞廠視工人配藥驟炸遂卒同死者凡
十六人而製法祕無傳者先生心思開悟出人慮表所學得之
西人而時能神明出新意西人以製器稱然法恆繁重先生每
以簡勝之至以身殉所學舍命不渝事聞贈內閣學士予雲騎
尉世職祀昭忠祠弟華封字祝三亦得家學以製造爲治生官
候選同知參錢基博撰傳

清儒學案卷一百八十六終